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五)

韓元吉撰

南澗甲乙稿卷十七

論

易論

天下之數。其出無窮。而天下之理。皆本于一。夫一者。所以爲天下之數也。自一而至于十。而至于千萬。有是理然後有是數焉。蓋理者存乎內。而數者見乎外也。存乎內者。微妙而有所難言。見乎外者。纖細而可以畢舉。是二者。其所由來皆始于一矣。易者。聖人所以窮天下之理。而非止論乎數也。然而天下之理。非數亦無以明。是故畫之不足。而定以爲爻。爻之不足。而變以爲卦。卦之不足。而繫以爲辭。辭之不足。而衍以爲策。後世以之窺天地。歷日月。占星辰。驗風雨。筮人事。知鬼神。而推萬物之變。自數而言。蓋有不可窮盡。自理而言。六十四實本于一卦。三百八十四實本于一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實本于一策也。何也。夫乾之初九。卽卦之震也。震之初九。卽卦之復也。坤之初六。卽卦之巽也。巽之初六。卽卦之姤也。夫豈非一卦耶。自陰陽而畫二卦。自二卦而生六子。自六子之交而爲六十有四。夫豈非一爻耶。六十四卦之爻。皆歸于乾坤二篇之策。皆始于太極。夫豈非一策耶。聖人以謂天下之理。一卦之畫。不足以盡。而一爻之辭。不足以載。一策之少。不足以推也。是故自一畫而分以爲二。自二而變以爲八。自八而生以爲六

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散以爲三百八十有奇。自三百八十有奇而總以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明其時。以寓其象。以定其體。以作其用。使天下之人。由是以探焉。則亦庶乎其可喻矣。世之言易者。類不能喻乎此。焦贛、京房之徒。則曰吾知爲數而已。理則吾不知也。王弼、韓康伯之徒。則曰吾知爲理而已。數則吾不知也。其言數。則蔽于卜筮福禍。而入于瞽史之淫僻。其言理。則溺于虛無汗漫。而流于佛老之迂妄。使聖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千載而不傳。謂之不達乎理可也。謂之不明乎數亦可也。蓋達乎理則知所謂數矣。明乎數則知所謂理矣。嗟夫。天下安有理之外別有數。數之外別有理也哉。

禮樂論

儒者之效。莫先于禮樂。儒者之弊。莫大于徇禮樂之名。而不識其實。蓋禮樂之實。不可一日去于天下。而禮樂之名。則天下有時而不用。人見夫禮樂之名有時而不用也。遂以爲天下眞無禮樂。夫天下一日而無禮樂。其可以言治哉。世儒之說曰。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陋哉斯言也。功不成獨無禮乎。治未定獨無樂乎。彼之所謂制禮作樂云者。惑其名者也。今夫飾黼黻。盛文繡。築壇于郊。考廟而享。席而賓。豆而宴。可謂禮矣。撞鐘而伐鼓。總干而獻羽。鳴律而應呂。可謂樂矣。而禮樂之實。有不在于是。夫天下一日而無禮。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將大亂。而不可爲矣。一日而無樂。則陵暴鬬怒爭奪賊殺之禍。將接跡而起矣。是二者禮樂之實。日用而不知者也。黼黻文繡鐘鼓干羽。禮樂之名爾。苟天下既已享其實。則夫所謂名者。存可也。亡可也。而必待夫黼黻文繡大備。而始謂之禮。鐘鼓干羽畢陳。而始謂之樂。奈之何天下

其不疲且病也。夫世之儒者。不識其實者衆。故必竊其名以自鬻于世。謂時君世主將興于所謂禮樂者。非從吾言。則不足以自見。師以是傳之弟子。父兄以是詔其子弟。譊譊然號于天下。俾天下視禮樂以爲難致而不易得之物。而時君世主當功成治定之極。睥睨天下無可爲之事。則亦欲以夸耀于後世。未有不溺其說而信之者。鑄九鼎作大輅。不遠千里。登泰山之穹崇。輦石泗濱。伐竹嶰谷。有意于舞百獸而張洞庭也。百姓之力已竭。大農之藏已虛。而世儒之論未厭。其敝耗天下。有異于軍旅者幾希。嗚呼。是眞聖人所謂禮樂哉。善乎夫子之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蓋天下之論禮樂。始于名正。事成而刑罰亦在其閒。于是而可以探其指矣。又請問禮曰。上下安之謂禮。請問樂曰。民和之謂樂。若是則先王之制禮樂非耶。先王之制禮樂。其大要本諸此。其下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何也。人君者。其富甚矣。其貴極矣。其情則無以異于人也。而得肆而不已。必蕩蕩而不制。則患生。故必順其情而制焉。蓋人情莫不好尊安。爲之堂陛以嚴之。莫不好華好。爲之服采以章之。莫不好聲音。爲之歌舞以悅之。莫不好馳騁。爲之蒐獮以行之。莫不好顏色。爲之妾媵以娛之。莫不好飲食。爲之宴享以樂之。莫不好鬼神。爲之祭祀以福之。莫不好遊觀。爲之巡狩以適之。數者。禮樂所自出也。使人君之治。上下安焉。民庶和焉。則有不待堂陛而嚴。不待服采而章。不待歌舞而悅。不待蒐獮而行。不待妾媵而娛。不待宴享而樂。不待祭祀而福。不待巡狩而適矣。苟爲不然。上下亂而不能安也。民庶怨而不能和也。雖有堂陛。其能安之。雖有服采。其能被之。雖有歌舞。其能玩之。雖有蒐獮。其能舉之。雖有媵

妾。其能保之。雖有燕享。其能居之。雖有祭祀。其能宗之。雖有巡狩。其能備之。何以言也。漢高帝未嘗郊天。豈妨爲創業之英主。周宣王未嘗耤田。不害爲中興之賢君。當是時也。天下謂之亡禮得乎。景王鑄無射。不捄周室之亂。成帝好音聲。無益漢祚之衰。當是時也。天下謂之備樂可乎。故以漢高宣王之治。問其四夷則服從。問其諸侯則順朝。上之則天地悅豫。下之則人神協同。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實也。以景王成帝之治。四代之樂。雖陳于庭。三雍之儀。雖正于郊。嫡庶亂而不分。外戚强而不制。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名也。說者徒見夫子之告顏子。有禮樂之事。遂以爲治道不越乎此。曾不知夫子之門。政事征伐。皆禮樂也。故以鐘鼓玉帛爲不足議。夫子之後。惟孟子爲能知之。故其論禮則曰。執中無權。猶執一。論樂則曰。今樂猶古樂。唐之諸臣。如魏鄭公者。舉其君于堯舜。而世儒訾之。以爲不能答禮樂之問。嗟夫。使天下而不知禮樂之實者。斯人之徒有以啓之也。

詩論

聖人順民心以立法于天下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禮義者。非有以强天下也。一家行之。舉國異之。聖人不遽以爲禮也。一人是之。衆人非之。聖人不遽以爲義也。惟其一人言之。而衆人奉之。以爲則。一家行之。而舉國視之。以爲制。然後聖人揭而號于天下曰。如是而足以爲禮。如是而足以爲義。而天下莫敢不從焉。非聖人爲是紛紛。以矯拂于人也。亦曰。天下之心。吾先得之云爾。奈何務高其說以衒于世俗者則曰。聖人之所謂禮義。非出于自然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者矣。嗟乎。爲是說者。果足以知禮義哉。蓋其說

出于老子。老子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之所謂失。猶曰去之而一變云爾。非果以爲失之也。今夫穉而蒙、長而健、老而死者。人之常也。飲食牝牡。居處步走。曰異而歲不同。老氏亦曰。復歸于嬰兒者。孟子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如使天下之人去其飲食牝牡居處步走之事。而悉效于嬰兒之匍匐以乳。是何異于絕吾禮義。而必務于道德之說也耶。聖人之禮義。將以復民于道德也。禮義之興。則道德于是乎在。謂雅與頌者。則固賢人君子之所作也。其爲風與變風。有非賢人君子之所作。而出于匹夫匹婦之作矣。以匹夫匹婦之作。宜其于禮義有不能合。而當時君臣之閒。一悖于禮義。則匹夫匹婦羣聚而譏之。至其甚則曰。不可詳也。不可道也。鶉鵲之不若也。夫國君之行事。而匹夫匹婦乃以爲不可道。以爲鳥獸之不若。是其心必有感憤而不能安者矣。心之感憤而不能安。則求其所以安者。非禮義哉。若是則禮義其出于人心之自然也明矣。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雄雉之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由是言之。履加于首。徒隸忿怒。裸程適布。童子羞之。吾是以知世儒之陋。以禮爲僞。以義爲外者。曾徒隸童子之不若也。

三國志論

史之法。以記事爲先。然其大略不可以無春秋之遺意也。司馬遷作河渠書。述禹貢。作貨殖傳。述子貢、范蠡。班固因之。夫遷之書。五帝以來之史也。固之書。漢之史也。禹與子貢、范蠡。何以見于漢書。則亦不得乎記事之體矣。自遷固作呂后本紀。而爲唐史者則亦作武后本紀。夫呂后以女子而擅漢者也。其國與主

猶在也。武廢其國與主而稱周矣。何以得紀于唐乎。是大失乎春秋之意者也。陳壽之志三國。其記事亦略矣。欲取春秋之意則末也。壽之書以三國云者。是矣。以三國云者。示天下莫適有統也。魏則紀之。吳蜀則傳之。是有統也。魏之君曰帝曰崩。吳之君曰某曰薨。蜀之君曰主曰殂。此何謂耶。夫既已有統矣。而又私于蜀。是將以存漢也。存漢則不可列于傳也。且蜀者當時之稱也。昭烈之名國。亦曰漢爾。今不以漢與之者。畏其逼魏也。然其名不可沒也。其所以名國者。則漢不存矣。無以則曰蜀漢乎。孫氏之有江東。其何名哉。諸侯割據者也。雖然。魏已代漢矣。紀之可也。吾將加蜀以漢。加其主以帝王。而並紀之。以其吳蜀者與吳易其名與薨。而存于傳。庶乎後世知所去取矣。

魏論（案）集內上建康尚書書有云。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此下所輯是也。

㚟雄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天下之志。而其所以不得肆者。無窺天下之時爾。聖人之治也。必謹爲夫天下之時者。故使㚟雄之志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爲我用。今夫猛獸之在山也。齒足以決。而爪足以裂。氣足以暴怒。及其既擾于人也。可以玩之于掌股。而納之于行陣。用其決裂之具。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制之有術爾。故時者亦聖人制㚟雄之術也。然天下之時。不能常治與安。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㚟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易失也。故其心惟恐夫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天下志也。東漢之末也。治天下者。不思爲其時。而惟思去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此㚟雄窺天下之時也。其窺之驟者。固已倉卒而無成。其窺之深者。禍至

于不可救。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不先視其窺之跡。而力爲其窺之之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此窺之之時也。使之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操則不然。以爲天下豪傑。苟不至于皆起。則吾無其時矣。乞州焉與之州。請命焉錫之命。竊地不呵。殺人不問。陰持其權。以[illegible]天下。而徐爲自取之計。且夫劉備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不殺。而又與之兵。此所謂假虎以翼者。其飛去決矣。非不欲殺也。與之兵。幸其或爲我用。與之兵而少與之。則雖不爲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圖也。吾方用兵于中原。必先攻其易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而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衆。是故中原略定。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當是時也。備在荆州。而備可得。苟以襲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也。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奕者之鬬棊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己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而奕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奕者而後知之。操之兵非素習于舟楫也。不可以施于吳也。爲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衆。水陸並進。得一戍焉而守一戍。得一城焉而守一城。連營列柵。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既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磨以歲月。而事舉矣。不知出此。而輕鬬于江湖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既疏矣乎。嗚呼。備亦嘗攻吳矣。掃境內之衆。合五谿之蠻。連營列柵。七百餘里。而亦至于敗。何哉。操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兵也。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

蜀論

天下有大計。有近功。善爲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近功。不善爲國者反是。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也。負斧斤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遇榛草而束之者。此啻稚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曹操之盜漢也。天下莫不欲誅之也。然其誅之也無名。而强有力者。又常急于自利。是以易敗而卒無成。劉備以宗室之英。則誅操之有名者也。以區區之巴蜀。豈誠足以鬬魏哉。雖不足以鬬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以臨其境。而數往數來。若不勝其任者何耶。吾然後知善爲國者。眞不急于近功也。夫以亮之才。天下可運于掌。豈不能積粟而後動。今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是不能不見嗤于愚夫愚婦。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亮之告備曰。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而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則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嗚呼。此亮之始謀也。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雖然。亮之言固曰。天下有變云爾。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其師。雖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懾其强大而遂已也。于是齊其國家。訓其士卒。揚旂荷戈。日將討于魏者。以陰俟其變。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不幸而變之無有也。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外足以繫天下之望。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興。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及夫魏之三世也。權臣弄其威柄。而政日以弊。土木戕民之務。駸駸然而起。是魏有可乘之漸也。于是乎始爲屯田久駐之基。而不復還矣。嗟乎。蜀之所以爲

國者。以有亮也。亮死而蔣、費繼之。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塊然一隅國旣不治。而翹翹然競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一戍。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天下且以爲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如此。而大計去矣。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嘗請以萬人東當子午。而會于潼關。此韓信之謀也。而不可用乎。夫與人鬬者。奮挺而叫于門。此鬬之常也。挾刃而窺其室。此鬬之賊也。奮挺而呼其門。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刃而窺其室。是幸其人之寢且病也。寢且病不可常。故挾刃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兵也。當秦項之紛爭。天下莫適爲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今魏方無事。而欲幸其寢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關羽之圍樊也。不顧其後而殲焉。而況于延乎。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可以用也。

又論

人臣不可以無才。而人君不可以有才。人臣無才。則無以成其君之務。人君有才。必有以奪其臣之事。故君者。天也。臣者。地也。丘陵江河。草木人獸。皆附于地者也。丘陵之所以高。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華且實。人民禽獸之所以蕃且育。皆因地而見者也。天固若無預焉。而人徒見其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也。夫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此所以覆地而成物者也。必也物物焉而降于天。吾見其不足以爲高且大也。燭之以日星。沛之以雨露。鼓之以大風大霆。摧之以大霜大雪。而使物莫不由于其中。天之所爲如是足矣。三代而下。人君未嘗不以才勝也。夫人君者。必將有其君之度者也。人君而無其君之度。是幸而居君者也。兩漢之君也。惟高祖爲得之。而孝武爲似之。雖東京之光武。唐之太宗。未免屑屑而任其才也。

嗚呼。孰謂三國之際而有玄德乎。玄德之爲人也。用兵則不若曹操。智數則不若孫權。技勇擊刺則不若呂布。夫不若者誠不若也。是以多敗而少成。狼狽而屢走。幾無以容于天下。而吾以人君之事許之者。以其度也。蓋人君者。無事于用兵。無事于智數。無事于技勇擊刺。苟度之不足也。則不急于人。而急于自用矣。不能愛民。而至于害民矣。用兵智數技勇擊刺者。皆人臣之事也。玄德之爲人也。二者常有餘。而數者常不足。其不能有天下者。是其得臣之晚也。夫孔明之才。非屈于吳魏者也。非玄德亦不能屈也。後世知其君臣之相歡。而不知其所以相歡。蓋必有以相伏者也。漆之合者以膠也。酒之和者以蘖也。益以水焉。則漆壞而酒醨矣。荆州之敗也。曹操之師。猛于風雨。此人之疾走而亟避者也。而玄德方受荆人之歸。一日一夜行不過十餘里。其言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嗚呼。此虞舜、文王之言也。玄德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孔明之所爲屈也。冀城之拔也。得士女且數千人。蜀人相賀。而孔明獨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有死者。亮之罪。嗚呼。此伊尹、周公之言也。孔明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玄德之所爲歡也。故觀于玄德、孔明之事。君知所以爲君。而臣知所以爲臣矣。

吳論

天下之勢一。然後可以言治。天下之勢不一。而言治者。是猶同居而異戶也。其道必離。三國之鼎據也。天下其不可一乎。雖然。三人者皆當世之雄也。曹操長于用兵。劉備挾君人之度。若夫孫權。有智謀而無遠略者也。雖其成敗不可以豫測。然不幸者備也。而可責者權也。備之不幸者。無先爲其資爾。權之可責者。

蓋嘗以其世而論之也。毀齒而藝木于國。其實可跂而待也。黃耇而藝之。則享其實也不能必矣。操與備。其年相若也。其死相先後也。權爲最少。居位爲最久。而其立國無可言。治國無可稱也。其君臣之日夜以爲計者。不過欲畫其長江而有之爾。且天下皆知魏之爲賊也。而已獨受其命。夫受其命則君也。名爲之臣而不實之。其可也。有事焉則戰。無事焉則聘。吾不知其立國之說也。外則嬖其臣以亂政。內則暱其子以亂分。吾不知其治國之說也。故終身言兵。而不能望中原以發一矢。其乘關羽敗曹休。皆市井之小數。而盜賊之淺謀也。淮南之近。曾不足以得之。而規規然遠求夷州儋耳尺寸之地。且爲大言以三分天下。蓋亦可笑也已。嗚呼。使備而有吳之資。與權之年。其中志不巴蜀而止也。夫天下之相持也。常懼其無機。至而失之者。是無乘機之具也。蓋弩之發也必以機。其乘機也必以矢。機發而弦絕者。是無矢之過也。善爲射者。必厲其鏃以符機。善應變者。必厲其策以狥時。方權之初也。山越之衆猶其東。交廣之寇梗其南。武陵之羌闚其西。境內且未治。而魏亦未有釁。苟責權以討魏。是責人之無已也。及夫五十餘年。國內既富。寇夷且平。勢足以有爲矣。魏人一旦不恤其民。命司馬懿抗四萬之衆。以與遼東之役。當是時也。權臣自將而甲兵空。蓋踰年而後反。此取魏之機而不可失者也。躊躇不顧。魏兵既歸。而拾取其餘。此不亦雀鼠貪生之計也哉。官渡之戰也。孫策欲襲許。柳城之師也。劉備請伐魏。蓋英雄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機。亦不可一日而失機也。雖然。曹芳之踐阼也。魏人益弱。諸葛恪以二十萬。曾不能以取新城。今是舉也。能保其必勝乎。吾之說爲權設也。司馬懿既出。魏之諸臣非權敵也。恪之時。權死久矣。恪知賊之衰。而君臣幼

弱。智能之士不用。而不知己之主少國危。亦何以異于魏也。噫。此孟子所謂燕伐燕。安往而不敗哉。

太公論

用兵之事。有制有法。而又有道。積人以爲伍。積伍以爲兩。積兩以爲卒。積卒以爲旅。積旅以爲軍。甲以副步。步以衞軍。此所謂制。教之以戰陣。嚴之以鼓鐸。表之以旗物。辨之以號名。勸之以賞罰。此所謂法。度彼己之强弱。較事理之順逆。量仁義之有無。明利害之輕重。此所謂道。嗟乎。後之用兵者。其詳于制與法者有矣。而知其道者幾何人哉。太古之論兵。天下皆曰黃帝。黃帝之兵。其制與法。不可得而見矣。其可見者。不過曰去天下之害云爾。非若戰國之士。角其詐力。以朝夕從事于軍旅者也。使太公而有言。亦用兵之道而已。文王。武王。得太公而爲輔者也。文王之用兵。載于書者曰戡黎。載于詩者曰伐崇。曰侵阮、徂共。武王之用兵。亦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已。未嘗久暴師用衆也。然則太公之武功。于是可見矣。故詩人稱之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是太公之功。特相武王伐商之事也。伐商之事。其用兵亦略矣。戰國之時。天下方以兵爭也。好兵之士。思寓其說而不可得。凡用兵之說。乃舉而歸諸太公。然則太公者。其亦好兵者哉。而又有甚不可者。任詐與術。反覆機變之論。從而著之于書。以爲此太公所以造周者也。天下從而信之。後世從而師之。曰是眞太公之言云爾。今也。請無問其他。彼其所謂十二節者。有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而誘之。然則紂之無道。皆太公有以誡之歟。文王、武王。其以是而謀之歟。是非特文王、武王不以是而謀。

雖戰國之君未有以是謀之而成者也其以是而成者僅見于勾踐之亡吳有近于兒女子之戲非夫差之闇其亦覺矣嗚呼而謂太公爲之乎後世徒見其書有以窺天道察地利明人事謹符節嚴號令潛謀應猝變化若神車旗器械溝壘糧糧之具纖悉備見遂以爲三代聖人之兵亦復出此不知聖人用兵之有道也昔孟子稱太公以比伯夷曰天下之二老又曰太公望見而知之是孟子以太公同于聖人從後世之言則僅足爲孫吳之靡矣

周公論

處天下之變者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任天下之疑者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今夫天下之變非聖人無以處之也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間惟聖人于此有以任其疑而不顧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則上將見疑于君下將見疑于民天下之禍吾其無以弭之哉是故處之非難而任之爲難任之非難而弭之爲難然衆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不過曰委而去之而已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而懼于天下之疑亦不過于委而去則是天下之禍自我而啓矣曾何足以爲聖人惟聖人所以弭之者爲道不特有以弭聖人之疑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此其爲聖人者歟周之爲周未再世也成王幼沖不能紹文武之業此可謂天下之變也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天下不能無疑焉誅管叔放蔡叔流言四起而周公端委于上寂然如不聞是周公有以任之也任之既久果何以弭之哉雖然成王寖已長矣其聰明志慮猶未足自治其天下而周公歸政焉以常人論之既歸之政則周公可以致爲臣而

去矣。公乃偃然自處于師傅之位而不去。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蓋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則亦足以治。苟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政始歸之。則天下之禍。有不可弭者矣。何也。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猶制于大臣。則惡忌之心易生。納纔閒之言。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故于是舉天下還之君。而不去其位。以爲之臣。當是時也。非特羣臣不足以知周公之心。雖召公亦不之知也。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夫召公之不說。謂周公歸政之早也。故公爲言。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而悉舉商周輔相之盛。伊尹、伊陟、巫咸、甘盤、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用乂厥辟。受有天命之事。以廣召公之心。其終又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而聰明志慮。皆吾有以啓迪于前。而惡忌讒閒。無自而發。君臣罔有閒隙。而至于太平。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由是言之。周公之變。召公有不能處。而思弭其禍者。召公之智且有所不及。而以責夫後世之臣。此周勃、霍光不能自保者歟。

老子論

昔者嘗怪太史公之書。以謂申韓之學者。原道德之說。蓋申韓之學。自以刑名爲宗。而商鞅用其術。使秦之民重足而立。身死名僇。爲天下笑。豈與老氏所謂道德同日而語。雖然。其弊豈無馴致者哉。夫老氏之說。以無爲爲宗者也。天下之治而至于無爲。可謂極矣。後世之能致此者。莫過于虞、舜。而舜之時。嘗去四

凶也。舉十六相也。修禮而作樂。巡狩之轍。徧于天下。皇皇然未之少休。號爲無爲。而亦無不爲矣。何則。無爲者其治之理。無不爲者其治之具也。是以儒者之學。每論其爲治之具。而不論其無爲之理。使天下後世守其具而施之。則亦足以至于無爲矣。尙有虛言之務哉。老氏則不然。不先論其爲治之具。而姑論其無爲之理。彼無爲之說既勝。視夫爲治之具。若卑近而凂焉。則天下之人。惟其空言之慕。思所以致夫無爲者。蓋亦不知所爲矣。不知所爲。以號于天下。而天下將何從。是必紛紜膠擾。以不順吾之令。而吾之所謂無爲之志。無自而伸矣。言發而下不隨。命出而衆不應。故必刑法然後可以威之。刑法之威既立。天下之人始無敢犯。以成吾之所謂無爲之治者。嗚呼。是申韓之術如此。而豈老氏之意哉。今夫老氏之意。蓋將以明吾道德之歸。而致天下于無爲也。蓋世之欲行禮者。必教其升降揖遜之節。然後上下之分。明而不亂。今有人焉。惡其升降揖遜之繁。不若安坐拱手以爲無事。至于少者狎之。强者侮之。而無以禁也。然後爲令以齊之曰。不安坐而拱手者。斷棄其命。則鞭扑不已。而刀鋸相尋矣。不知聖人制爲升降揖遜之節者。將以使民至于安坐而拱手也。申韓之弊。何以異此。嗚呼。孔子之不言性與命與仁。非不言也。蓋嘗發其端。而使人之可得也。老氏之學。則盡言焉。後之人用而不知其要者。流而入于刑名。習而不察其理者。流而入于虛無。刑名之弊。商鞅以之。虛無之弊。王衍以之。二者皆貽患于天下。吾是以知太史公之言未爲過也。

孟子論

性者。所以受于生者也。自孟子道性善。天下之言性者猶惑之。夫惑之者。未能求之于天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其有異者乎。人之所以不能知性者。以不能知天也。言天之道。莫辯乎易。欲知人之性。盍觀夫易之所謂天乎。欲知人性之善。盍觀乎天之所謂元乎。故易于乾。則曰大哉乾元。于坤則曰至哉坤元。由元而後有亨。有利貞。然則元者果何謂哉。太極之未判。陰陽之未形。于是而有理焉。天地萬物。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元。是元者善之所由出也。人之性有以異此乎。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人之情也。情發于性。而性非情也。性則本中。而情則有正。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見。于是而有理焉。足以見夫人之所受者矣。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善。是善者出于元者也。而天下之言善者。皆以對惡而言。蓋無以表之云爾。今夫天下之人指以爲性惡者。桀紂盜跖也。桀紂盜跖之惡者。不過于屠戮殘賊之暴而已。然其屠戮殘賊之暴。豈終食之閒而無違哉。其終食之閒。屠戮殘賊之暴。有時而不作者。則其所謂善也。所謂性也。其作于屠戮殘賊之暴者。情奪之也。使其屠戮殘賊之暴。終食之閒而無違。則亦不可以爲人矣。知此。則知善之說矣。天下之所以不知者。止以善爲對惡而言。不知其所謂無以表之之說也。書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民之衷。天所降也。其好德者。秉其常也。是道也。惟易言之。孟子能明之。若荀況、揚雄。其皆未達于易者乎。

荀子論

天下之風。能變天下之士。而士之所守。要在不爲天下所移。夫天下之風皆善。而吾無移焉。非所謂士也。

惟天下之風未善。宜吾有以易之。斯可以謂之士矣。吾之道不足以易之。而返懼其有不合也。假吾道以務爲合之之說。則未見其爲不移者也。當孔子之時。天下未知以儒爲貴也。而孔子必自貴其儒者之說。彼雖不吾聽。而吾亦未嘗屈焉。故孔子之道日尊。傳孔子之道曰孟子。當孟子之時。諸侯惟知以利爲急也。而孟子則曰。亦有仁義。惟知以地爲廣也。而孟子則曰。闢土地者民賊。惟知以兵爲事也。而孟子則曰善戰者服上刑。夫孔孟之說。其于當世。不翅如水火之殊科。方圓之異鑿也。惟其所守不爲天下所移。而亦不務于求合。此後世之士。跂望而不可及也。若夫荀卿子之書。其亦未免于求合者歟。何則。卿所負者儒術也。所遭者戰國也。戰國之時。非富不安。非强不立。非兵不雄也。故世之游士。持是三者以要諸侯。曰吾足以富爾國。吾足以强爾國。吾足以用兵決勝。而謀爾國。戰國之君。非是三者。亦莫之聽焉。而卿之書皆有之。卿之意。以爲吾所謂富國者。非彼之所謂富國者也。吾所謂强國者。非彼之所謂强國者也。吾所謂用兵者。非彼之所謂用兵者也。由吾之說。亦足致富强而善用兵矣。故富國之說。曰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强國之說。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强。用兵之說。曰兵要在乎附民而已。卿之言非不正也。其所以爲言者。將以求合也。彼其見戰國之士。以是得君。則亦懼其言之不入也。飾仁義之說。以附于三者焉。然其論雄深而辯博。此其所以使李斯之徒學之。而失其所後先哉。然昔齊王好戰。而孟子請以戰喻。好勇。而孟子請無好小勇。好貨。而以爲公劉好貨。好色。而以爲太王好色。豈亦徇時乎。孟子之言。因事而有諷。以誘其君者。非著之書以求合也。

管寧論後見蘇子由管寧贊乃有同者然以偶合不復改也

人君不能必以擇臣而人臣能必以擇君不能擇臣者一于失人不能擇君者一于失身或曰天下一家而君可擇乎曰不食焉而已天下有大利害焉食焉而不告之是不忠也不食焉而必告之是强忠也不忠者非聖人之事也强忠者亦非聖人之事也雖然天下方貪也而吾獨廉天下方愚也而吾獨智苟天下之尙賢也則其廉與智也皆足成名如不尙賢也則其廉與智也不足以保身伯夷叔齊天下之廉者也比干子胥天下之智者也何伯夷叔齊足以成名而比干子胥不足以保身所遇之時異也伯夷叔齊而非武王也則亦足以殺其軀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此既不可以失身于人矣亦不可以不保身于時也當漢之大亂也田豐沮授其爲計非不忠且盡也而不知袁紹之不足用此失其身之罪也孔融禰衡其智非不先見也而皆陷于死此不保其身之罪也彼荀彧郭嘉之流又以操爲眞吾主也拳拳然導其私而成其志天下之士未有不惑而從之者也其不從之者得幼安一人焉夫盜之擅主人之居吾固知其非也知其非而力不足以救之請無汚于盜而已迎而拜之餽而受之者是汚于盜也無汚者去之也去之而盜知焉則以爲將赴訴而圖已也露刃而見追則亦不免矣故其去也必將僞爲遊而遺之及其餽也必將婉爲詞而謝之如是則吾不汚而盜不疑雖不足以救主人之亡與其拜之受之者亦有閒矣操之盜漢也幼安知其力之不足以救之者也逃于遼東則亦遠矣彼有聘焉則亦不可以不返也雖然其祿不義也則亦不可以不辭也故聘焉而返者所以解其疑也祿焉而辭者所以謝其餽也歷其四世優

游沒于牖下而足不一至于其庭。嗚呼。其權謀智略。雖不外見。自其大者而觀之。吾意其爲不用之孔明也。雲之滃然見于山也。其勢將以成雨也。大旱焉。則山或不足于雲。雲或不足于雨矣。遂以爲山無雲而雲無雨可乎。其可以見者。用也。其不可以見者。不用也。邴原、華歆世以並于幼安者也。原既無足道矣。歆之才亦有過人者也。然而躬引伏后而斷其首。則犬彘之不若也。陳登之稱歆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夫清與潔。禮與法。果何事哉。清與潔者。處世而不汚也。禮與法者。君臣之大義也。歆之爲操用也。則既汚矣。而預弑天下之母也。則大義去矣。是語也。吾將移之幼安。天下其不信之哉。

孔明論

君子之事君也。必將告其君以所欲爲者。而濟其君之所未爲者。君以爲然耶。吾將起而就之。其不然耶。吾將引而去之。是故君不勞而臣不辱。伊尹之于湯也。將使爲王也。管仲之于齊也。將使爲霸也。其王與霸者。莫不一告其君而終身未嘗言也。其終身言者。附其王霸者也。其君也。亦不以其一告于我者。朝夕而問之也。其朝夕而問之者。亦附其一告者也。故上下寂然。安坐以待其成。嗚呼。今儒之言曰。吾君未能用我也。吾將以其小者告之。小者而用也。吾將以其大者告之。而君之待其臣。亦曰。是人其可用耶。姑試其小者。而徐咨其大者。且是而夕非者有之矣。朝可而暮否者有之矣。是待凡君與凡臣之道也。望其成功者。則不然也。孔明之始告其君也。蓋將以興漢室而取荊益也。興漢室者。所以正名于天下也。取荊益者。所以爲興漢室之資也。善耕者必有其地。善賈者必有其財。無地與財。而言耕與賈者。是惰農與游手

也。而天下非之曰。曹操之得罪于天下者。以脅漢而取之也。方誅之而亦脅人以取之。則何以正名于天下哉。嗚呼。帝王之興也。雖湯武不能無慚德。孔子與之者。以其救民之功。而贖其放弒之罪也。曹操脅漢而可以誅之者。漢非有桀紂之惡也。弱而不振。散而不守爾。玄德之于荊益。賓客也。非君臣也。雖然。景升之既死也。孔明欲襲其孤可乎。此玄德之失而敗于吳者也。玄德之在新野也。景升蓋嘗疑之矣。魏兵一旦加之。其孤不愛其地而降焉。而其民惟玄德之歸也。今也令民之歸。廢其孤而用其地。則不失爲湯武也。非特不失爲湯武。而其豪傑之衆。猶可以効一戰。戰而勝耶。則荊州固吾有也。其不勝耶。借力于吳而勝之。則荊州亦固吾有也。尙何用假于人乎。惟其小不忍。而終無以寓其足也。于是從吳而假之。夫假之者。他人之物也。假人之車者。必畏其折。假人之馬者。必畏其跌。夫折與跌。非所畏也。畏其傷輪與足也。既假之。必歸之。傷且不敢。而況于不歸乎。不歸而猶怒人取之。是己負其曲。而他人擅其直也。猇亭之釁。于是啓矣。噫。荊州者爭物也。而曲直不可以不先定。故孔明之計。吾未見其失也。

韓愈論

君子之所學。蓋思以造于道也。聖人之立言。蓋將以明于道也。三代而上。聖人之相授者以道。故其治有不可跂及。三代而下。聖人之道獨存于書。故其治不見于天下。後之學聖人者。能言其道者既罕矣。況所以治天下哉。昔者夫子之道。蓋詳于易矣。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

知。夫孔子所謂道。人與天地一也。夫子之後。言道者有子思。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子思之後。言道者有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子思所謂性。孟子所謂仁。其皆合于孔子矣。自荀況、揚雄。曾不知以道爲何物。董仲舒、漢儒之盛者。亦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而已。又曰。大原出于天。則聖人之道。人亦何自而求之。何自而得之哉。蓋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其知之者蓋鮮矣。韓愈之作原道。可謂勇于自信者也。非有假于他人之說也。其所見于道者。如此也。然愈者能明聖人之功。而不能明聖人之道。能明其功。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不能明其道。故以仁爲博愛。若仁僅止于博愛。顏子所謂非禮勿視聽勿言動者。果何事哉。雖然。愈之排釋老。其無取乎昔者。嘗讀中庸之書。愚與不肖之不及。固易曉矣。智與賢者。豈有過之之患。及觀釋老之學。然後知聖人所謂過之者也。且夫棄君臣。去父子。絕生養之道。然後得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則人之聞道者鮮矣。曾不知君臣之不棄。父子之不去。相生養之道不絕。則清淨寂滅者何獨不存。子思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則非道也。蓋絕而修之者。易爲力。不絕而致之者。難爲功。彼其爲中下之人言之爾。孰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哉。

辨

漢高祖戮丁公辨

王可以有私乎。何也。漢高祖之戮丁公。而封雍齒。其無私乎。雖然。雍齒之封則美矣。丁公之戮。是欲欺天

下後世矣。或曰。帝之徇于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帝之窘于彭城。短兵將接而遽退。使後之臣無効丁公也。其戮則宜。何用見其不公。韓子曰。不然。高帝之危。有甚于鴻門者哉。前有范增。後有項莊。饔士欲戰。拔劍起舞。而高帝幾于不免矣。項伯者。羽之諸父也。因留侯以見帝。既爲之緩頰。而使亞父之謀不用。又躬蔽其劍。而使莊不得逞。然則使項王失天下者。果丁公乎。果項伯乎。彭城之奔。苟丁公聞兩賢之言而未退。則帝豈拱手而就禽者。其死生特未可知。非若鴻門之危。一舉衆而成敗之速也。畔臣不義之罪。孰爲重輕。帝之于伯。事未成則約之婚姻。天下既定。則封之列侯。而賜姓劉氏。于丁公則藉口而殺之。帝王之道。固如是哉。或曰。若是。則丁公不誅可乎。曰。誅可也。而項伯反爲列侯。二人者。均宜死者。誅其一而謝其一。謂之曰無私。吾不信也。

說

賈說

越之俗好賈。有大賈賈且十年。累鉅萬。因不賈。計曰。吾固賈也。今棄其業而忘賈。殆不可。雖然。吾老矣。當坐于家。縱不能賈。盍使吾子代賈哉。已而其子弱不任賈。召僕者一人誨之賈事。賈視僕出入益信。盡付之。僕念賈不親行。又不賈且久。物之貴賤不侔于昔。賈付以十特。僕歸豕者數十。賈爲之喜。旦日佐以百金。則黃金也。僕槖白金二百而入。僕稍稍得計。而賈家無甚怪怒。因大積其私。聘美女。建廈屋。爲樓居其

上。器用服飾。猶賈之家焉。賈謝客過之。亦疑其己之家也。執馬者歎以告。賈歸勵其子曰。是僕眞能者也。資賈以富吾家。又資吾以富其家。韓子曰。賈爲利者也。其資于人亦巧矣。

徐大珪字子功字說

玉之用。以圭爲貴。自天子至公侯。其制有別也。爲之邸則以祀。爲之瓚則以祼。士云以測景。琬云以結好。其載于禮。則又不同。然圭之大者。則天子搢諸紳而未之或執焉。說者曰。其度蓋三尺也。舜之修五玉。史不具著。而圭之見。則于禹乎始。夫禹之功大矣。而特命之以圭。宜亦異于常圭。不獨以其色也。故曰。告厥成功。雖然。禹之德非功。則不可受。雖堯之聖。非功亦莫敢錫也。則後世之以無功而享于命服者。寧無歉哉。太學徐生。以其親之命。更其名曰大珪。而予易其字曰子功。蓋子功之爲人。溫厚而能文。其質可用以爲貴。其進而自致也。不曰功乎。功不立能顯于世。則否矣。故予所願其勉之也。或曰。功則信然矣。而禹之功若之何。則可慕。予曰。不然。昔荀卿子以謂塗之人可爲禹。孟軻氏以顏回爲同道。吾夫子自以爲無閒然。則禹之功。其果不可慕耶。故又爲之說以贈。乾道戊子十二月庚戌。潁川韓某云。

鄭光錫字說

鄭僖靖王之孫、和州防禦使。始名興宗。字光祖。今年春。將命朔庭。還未數舍。驛吏中夜馳呼曰。御所有金牌書。鄭侯啓緘下拜。則天子親灑宸翰。更其名曰興裔也。某適與侯同使事。顧而嘆曰。古之氏族。繼祖而別。則謂之宗。世守而傳。則謂之裔。宗者子之支也。裔則統言之矣。且鄭之得姓甚著。武莊爲周卿士。見于

緇衣之詩。漢則常時、康成。唐則珣瑜、徐慶。聲名事業。磊落相望。今君奮自戚畹。而才力表表。受知聖主。持節七閩。析利病而明臧否。風采凜然動一路。上之用君。將不特此而已也。故玠圭寶玉。不以爲榮。路車乘馬。不以爲寵。而錫茲美名。俾振起其氏族。在本朝諸公間。被此賜者。不過一二數。所以期君遠且大矣。然而君之字亦未安。某請易曰光錫。可乎。光以彰君之德。錫以昭上所賜也。鄭侯曰諾。吾懼弗稱爾。願書而志之。于是爲之說以贈。乾道九年四月甲戌。潁川韓某述。

考

唐制兼官考

唐之制。踵隋舊規。文武各置散官。凡文職隸于三省六部。武職隸于諸府十六衛。未嘗相侵也。然自武德初。武臣大功重任。或加之文職。以爲異恩。故李靖平輔公祏。則爲東南道行臺兵部尚書。蓋行臺如分司。然無職掌也。繼授刑部尚書。命平突厥。則復改兵部尚書。爲定襄道總管。是帶尚書之職。使之將兵。以示寵爾。靖自是遂正遷僕射而爲相。考太宗之時。武臣爲尚書者。例皆拜相。故李勣自幷州大都督召爲兵部尚書。繼而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亮自相州長史召爲工部尚書。遂參預朝政。侯君集自右衛將軍遷兵部尚書。遂參議朝政。唐制。左右僕射及三品。或參預參議朝政。皆爲宰相。未有宰相執政之別。非今參知政事比也。此其驗也。不然。當時諸將數十。立功者甚衆。如蘇定方、薛仁貴之徒。豈不盡爲尚書哉。惟屈突

通曾除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法固辭見其不能預政矣中葉後武臣致仕或除尚書張仁愿張萬福等是也身後或贈尚書薛從郝廷玉等是也以武臣平日不爲此官于其仕及身從閒以寵焉始足爲重矣故未嘗悉使武臣得之也夫太宗之法善矣高宗中睿猶能守之逮明皇天寶中朔方總管牛仙客以無功而亦拜尚書宰相張九齡固爭以爲不可九齡因是罷去及李林甫代爲相姦邪迎合竟使仙客爲之而明皇不察復用仙客爲相特激于九齡之論必欲用武臣初不問其賢不肖也其視太宗之用李靖蓋亦遠矣然終唐之世無武臣任侍郎者是未嘗除也太宗嘗以番將阿史那社爾兼鴻臚卿亦異恩矣唐世武臣遂以兼卿爲寵高宗將伐高麗尉遲恭自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止授太常卿起爲左一軍總管是亦帶卿職使之將兵以示寵也至明皇時郭知運以隴右經略使田神功以平盧兵馬使高仙芝以安西都護並兼鴻臚卿肅代時李嗣業以復東都兼衛尉卿馬璘以破史朝義兼太常卿段秀實以懷州兼司農卿郭子儀鎮靈武兼衛尉卿其子曜以子儀恢復功至德初亦兼衛尉卿其子晞爲鴻臚卿論惟正以募兵靈武爲光祿卿尚可功自賊所來歸立功戴休顏以平黨項立功皆試太常卿唐制試官猶今帶權字辛雲京積功至特進渾瑊積功至開封府郡王止兼太常卿是武臣非有功勳者不加卿職其重又可見矣亦未嘗悉得之也然終唐之世武臣無任郎中員外郎者蓋未嘗除也此其大略可考矣嗟夫文武之任一也譬之舟車焉車之行陸舟之行川皆隨宜而任重也後世文武之名太分而任亦偏于輕重故文武相視如楚越然文臣常任內事武臣常任外事武臣每以不得文職爲歉故唐朝以異恩而加之及

唐政之衰。武臣任藩鎭者。例必兼臺省長官。而其僚佐亦遙領臺省之職。大抵以悅藩鎭之意。而臺省之官遂輕。正官不足。又增檢校。由是僕射司徒之稱。逮于皁隸。祭酒賓客之號。加于將校。名實紛糾。莫此爲甚。陵夷至于五代。不可考矣。此本朝所以一釐正之也。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

銘

一經齋銘有序

漢韋長孺父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當時爲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儒者至今以爲美談。蓋庶幾于韋氏也。予友何德循。故丞相正獻公之孫。而端明公之子也。弱冠好學不倦。予名其齋曰一經。而說者曰。古者自小學至于太學。三十而五經立。一經不亦褊乎。予曰。學之爲事也。苟誦習而已。雖歲閱百家可也。豈但五經。夫經淑諸人以道者也。自炎熊至于勳華。其歷千祀。經蓋未備。而道且安在哉。西漢去古未遠。故大儒董仲舒之流。皆號爲能通一經。而其言粹然。與經無擇。後世記問之學。不逮遠矣。由是談之。五猶一也。一猶五也。未有能明于易而不能通于春秋。能安于詩而不能立于禮者也。故學者務聖人之道。雖一經爲有餘。如其不也。雖五經爲不足。然則一經褊乎哉。德循曰諾。子盍爲我銘。銘曰。

我思古人。愛莫似之。其存者言。惟言之與。與道俱傳。自葉流根。禮樂春秋。書事詩情。易其大原。譬彼東流。三江九河。其來渾渾。究厥攸歸。有會有別。孰爲吐吞。智者權之。以一知萬。斯獲其元。厥心孔昭。放諸四表。塞於乾坤。匪緊冥行。亂其濤瀾。轢其藩垣。偉矣漢儒。睨于籯金。其學不繁。嗟子勿忘。言遵其塗。茲道之門。

誠身齋銘有序

河南富子立以誠身名其齋。而徵詩于韓子。韓子曰。吾詩不必爲也。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懼其幾于釋老。盍試爲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者日誦而易之。故必卽異端以求道。不則其趨禮如。其居頹如。色以爲容。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試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于道也。將以成天下之務。非獨爲是稿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利萬物。君子其勉之哉。銘曰。

老佛肆行。羣心曰盲。置生問死。土木偶形。弊基諸儒。白首抱經。弗析厥理。虛文第程。何以救之。曰身是誠。誠久而著。道將縱橫。放諸四方。如權遇衡。聖人之運。實倖于天。惟天不言。萬物故成。君子反身。蓋復其原。匪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流在川。無或不盈。子能終之。天下可平。

好仁齋銘有序

學至于仁。而已乎仁者。人道之正。而道之所可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易之論道。則曰顯諸仁。而復之爻以初爲仁。又以爲道。是道也。夫子以告顏淵。而其心三月不違。自餘告弟子。或舉其一端也。孟軻氏沒。千載不能明。近世先儒。始有發焉。雖然。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蓋亦有漸云爾。建陽馬子嚴莊甫。于其尉舍闢齋。以望鵝湖之高峯。而其鄉先生朱元晦過之。以表記仰止之意。名以好仁。且人之對是山。不過愛其淸高峻拔。以動悅于心目。而元晦獨取其靜者。俾其徒嚮而習焉。可謂善觀于山矣。莊甫又欲予銘。將志而不敢忘。夫君子之學。固在于不忘也。其進而至于樂者。孰禦哉。爲之銘曰。

天之蒼然。地之隤然。人居其閒。有是道焉。其道伊何。克己而復。復則無妄。茲爲其目。何以命之。厥惟吾仁。物由以生。惟明在人。操之則存。念之作聖。取譬如山。其一而靜。好而不學。蔽焉亦愚。寂而至無。豈吾之徒。內形諸心。外施之率。邈然四海。罔不來暨。有山在前。室惟其常。出入起居。睨而勿忘。

汪南美二十八宿硯銘一名琴樣硯。有序。

端石以下岳爲正。今岳竇石墜水生。不可入。或得之甚艱。璞亦小。然色澤與諸岳異。可辨也。汪杞南美頃爲肇慶通守。得石于下岳。僅尺餘。烈爲琴樣硯。其中容墨僅如掌大。然上下有鴝鵒眼二十有八。因號二十八宿硯。甚珍之。南美年九十三而終。予爲誌墓。其子邦俊以爲贈。辭不可。因銘而藏焉。銘曰。

琴之無絃。矧爲石規。其窪中以瀦墨。先生守玄。詎知白。炯然光芒。星四七。端岳之傳。此其嫡。如金方寸璧盈尺。吾非多言貫于一。

呂景仲二硯銘

三星麗天。雨珠在泉。青紫雜然。其中有玄。寶之以傳。式全其堅。右大硯

炯然之眸。表其質。溫然而澤。蘊其德。磨硯古今。茲有力。惟谿之璜。子其識。右小硯

比園艮泉銘

鳳陽鶴之麓。有屼而伏。堂之坳。圃之腹。斯瀵而沃。束于渟。潤于谷。可用而足。清如官。美如俗。是爲建人之福。淳熙乙未。歲六月。庚午記。

崇福菴安靜泉銘

安靜道人倚杖視役撥剔草間泉應而溢萬斗源源既甘且清四衆環觀爰以我名道人云亡泉流不息千畝深耕百夫聚食有僧住廬有墳在山嗟嗟子孫勿忘我艱瑑石碣銘毋俾泉壞泉本無生道人常在

君子泉銘有序

劉嶠字子淵以學行爲鄉先生晚齒一命輒丐祠祿飲水曲肱雖仕而隱也年八十六視聽不衰嗜酒喜賦詩超然有高世之趣屏居城西山郡守韓某訪焉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爲鑿井竹間逾三十尺未有泉也再過而禱石窮而瀵涌既洌且甘里人異焉以子淵之德履命爲君子泉爲之銘曰

蘊德之深藏之堅兮渫之益清斯其天兮緡而用焉永千年兮欲知其人視此泉兮

兼淨亭銘有序

徐應祺種竹溪上給茅竹間曰爲挾筴之地其宗人行仲取東坡詩語名以兼淨亭應祺曰此非特水竹然也亦聊以寓吾心爾予過而愛之應祺請銘以述其意爲作數語

古士愛竹朝暮竹間竹不竝水猶如住山有樂水者日臨清流無竹與依汎然具舟嗟哉徐子結亭自娛惟水與竹乃二者俱水清十尋竹密千挺澄波脩幹接影交映好事來觀目以兼淨是中有象非色非想挾筴徜徉契我心賞曾不取舍魚與熊掌問之何得得于春秋春秋之本上下可求惟虛惟一以息以游吾聞聖賢道以治世匪若野人罔合內外子曷逮止時行則行既明子心亦成子名

贊

呂伯恭眞贊

噫嘻伯恭。不可見矣。尙懷師生。彷像于此。澹然其容。淵乎其止。有風扶搖。何九萬里。

王德修摹尹知靖先生畫像見寄因爲之贊

嗚呼儒學之要。在養其正。施之萬務。動罔不應。吾于先生。以是爲訂。其安而行。曰誠與敬。綽乎周旋而中執。儼然色莊而氣勁。故白刃在前而莫屈。飯疏飲水而奚病。流離萬里。謂有天命。發明大道之原。致人主之尊信。本孟氏之知言。蹈顏子之幾聖。豈仁無終食之違。而窮理以盡其性者耶。

齋誠密記贊

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謹用寬章奉至平。右詩二十八言。齋誠密記四字。慶歷初。潁莊敏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鄜延。嘗冬至祀家廟。公方齊居。夢天星貫而成文。曰。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公爲是詩以志之。緘題其上。亦曰至夕密記。皇祐三年。公自西府入總百揆。發緘視詩。若符契然。某舊聞其事于薦紳間。以爲非夢而見也。或者以其近怪而不語耶。其後訪公之曾孫謙孺于吳興。始獲拜公之手字。而緘題之跡猶在。爗然歎曰。有是哉。恭惟昭陵在位四十有二載。廟號曰仁。天下歸仁焉。雖聖人之性出于自然。亦當時輔相之助也。然自乾興以迄嘉祐。所相凡二十三人。而天特

以仁付公。何哉。公之未相也。夏人猘西方。公築十一城以捍要害。而元昊請命。其既相也。智高畔嶺南。公獨以師付大將。不爲疑貳。而夷獠授首。及將老而歸也。猶復經營屈野之西。以爲疆埸之備。二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兵。宜與夫仁不相似。然蓋好仁則惡不仁。而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方天下升平。寇夷小侮。不震以威。則不仁之患不去。而公之于仁也。薦一司馬溫公于朝。元祐之政。至今賴之。昔臧文仲廢關下賢。孔子以爲不仁。公之仁不既大矣乎。爲之贊曰。

宋襄公不禽二毛。兵敗于泓。見譏春秋。齊管敬仲作內政以寄軍令。九合諸侯。君子與之。兩漢以還。道術不明。君柔臣偸。以仁爲名。惟予莊敏公。用之則行。能寬而威。匪殺而生。戎服治軍。遂臣夏羌。寇攘于鬼方。制勝于廟堂。德或未綏。報國以人。子孫百年。賴其典型。蓋天非嗇于仁。而人不勝其任。公之成功。天詔之矣。嘻彼小星。不顯其文。豈惟仁宗。社稷之臣。士之趣仁。宜公是式。煦煦苟安。仁之賊耶。

文

婺州勸農文

國家之制。守令專一勸農。爲職。婺之爲境。至狹。民之力田者。蓋有不待勸者。然去歲一罹旱傷。闕食亦甚。朝廷課民種麥。丁寧備悉。蓋慮其食不接也。今春耕已動矣。有田者自耕之。無田者爲人耕之。皆可以得食也。而鄉村之間。猶有一二盜竊。或與販私鹽。以取重罪。是志在于食。而不知務本以求焉。太守甚不取

也。父老其道此意。以教訓于子弟。麥可望矣。若豆與粟。度地所宜。猶可致力焉。陂塘之利。當修築以備旱也。富豪大姓。亦惠卹閭里。鳩集而使之。至于賑救之方。均濟之策。太守其何敢辭。惟無怠于力。以服勤于田畝者。爾輩其自勉云。

建寧府勸農文

建寧之境地狹而民貧。民之力農。蓋有不待勸者也。然太守昔忝邑令于此。去之十五年矣。聖天子以爲知此邦風俗之舊。復以千里付之。其出郊而見父老。不敢但循故事而已。蓋聞往歲旱荒。七邑之民。甚闕于食。至掘草木之根。以度朝夕。遊手未作。頗不務本。往往冒法禁。販茶鹽。十百爲羣。以自取罪犯。而負逐利。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其可耕之地。類皆崎嶇崖谷。間歲有所收。不償所費。一至饑饉。則强梁嘯聚。迫脅上戶。以收糴禾米。類皆弗靖。足爲鄉閭之羞。父老其爲太守戒。誘後生。後生務遵農業。今造茶夫雲集。逮其將散。富家大室亦宜招集房客。假之種糧。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布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凶年之患。以少變此邦之俗。實太守所望于父老。亦聖天子委付于太守之意也。

又勸農文

當春勸耕。守令職也。閩中地狹小。民患無田可耕。爾尙何必勸爲。然太守昔爲令。今爲守。頗知此邦之風。又行且去矣。父老其爲我道將以勸于民者。蓋地雖狹。惟有水者爲田。其無水之地。可以種粟麥者。未如

泉福之廣也。山雖多。惟茶果之植。其負山之原。可以藝桑柘者。未如江浙之美也。每歲茶夫旣散。富家大屋。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荒墟之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漸至富殖。而收養無田之民。使不至于游手盜賊也。桑柘所以爲衣。粟麥所以爲食。則或遇水旱之憂。二稻雖捐。亦不至于凍餒矣。此非特太守之意。實朝廷之令。俾太守奉行者也。可不念哉。

又勸農文

太守昨被命守此邦。時方旱災。賑救之不暇。無以慰爾民也。去之四年。聖天子不以爲不肖。又使臨焉。凜然未知塞責。連歲屢豐。米穀價賤。深可慶者。然朝廷督厲州縣。每俾民多種二麥。至繕其頃畝。具帳册。以干御覽。益以歲豐爲不可常恃。欲備荒歉而接食也。去冬嘉雪屢應。二麥必熟。尙合增修陂塘。稍資灌溉。多植桑麻。益務織紝。若高原陸地之不可種麥者。則亦豆粟所宜。動以衣食爲本。庶幾仰副聖天子勤卹之意。至于率禮義而息鬬爭。避追呼而先輸納。則又父老所當訓于子弟。以善風俗。是皆太守之職。以勸於汝者也。可不念哉。淳熙六年二月十五日示。

建甯府祈雪祝文

歲寒未雪。方懷農事之憂。慓怒興災。復致市廛之懼。仰資妙力。庶滌前愆。伏願慈雲密布于上天。瑞澤遂周于平地。里閭靜謐。永無絙缶之勞。麰麥豐登。益有倉箱之望。

漳姪受官告廟文

淳化三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二十四日乙丑。孫男具位某云云。某茲緣郊禮。復冒蔭補。爰念從弟元功。與者令于通山。無祿早亡。將死之言。以子見祝。今其子淳。在諸姪中。適又最長。因以具奏。蒙恩補將仕郎。祇奉先訓。資孝以忠。躬見廟筵。祖考其祐之。

滬冠告廟文

乾道九年。歲次癸巳。正月乙丑朔。孫具位某云云。某之男滬。年登志學。爰以正旦。加之冠禮。庶祈保祐。俾克成人。

作主告廟文

粤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四月己亥朔。初二日庚子。孫男具位云云。某祗荷先訓。茲冒從班。稽撫禮經。祀及五世。爰以孟夏初吉。作主于廟。涓日告遷。

秋祭告廟文

某以中元之祭。前夕先薦庶羞。而翊旦復用素饌。雖出舊俗。慮爲煩瀆。輒議自今歲始。秋祭改用社日。專以素饌。獻于中元。庶幾蠲潔不相紊雜。仰冀神靈。特垂鑒察。

滬納婦祝文

淳熙四年。十一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具位云云。某之男滬。娶婦晁氏。朝奉郎新通判廬州子闔之女。蓋以道舍人之孫也。爰以嘉日。歸見于廟。契誼既厚。子孫其宜之。

元諒納婦祝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十一月戊申朔初四日辛亥孫男具位某昨以族弟元諒既繼叔後遂娶嚴州分水縣進士王覬之女以九月望日往迎其家今者挈婦歸見廟下冀垂默祐俾克嗣續

納壻祝文

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孫男具位云云某第五女五十六娘納壻右迪功郎新南安軍南康縣主簿孟植男女及時成茲嘉禮恭見于廟是宜佑之

祭文

祭葉少保文

嗚呼天乎而酹公乎典型其不可見而後生者卒無師乎天之生材弗畀其全有能全之其用則愆或幾于用而嗇其年茲世大患從古以然惟公之材可謂全矣雖有智者莫得而器貫穿六經馳騁百氏笑談千言落筆萬字時取其餘施于政事妙齡秀發獨步當世遂以文鳴入裁帝制羣凶在朝公不詭隨晚逢中興丞轄是司歷殿大邦有仁有威隱然江淮聲譽四馳閩盜俶擾尺箠笞之公曾不留山林是思歸奉祠宮年既七十掛冠之請靡俟終日上心嘉公賜以旌節子孫滿前邱壑自佚優游福壽數指可屈凡世所患公無其一今蓋棺其何憾而天下猶且痛惜豈公之材雖用而不久于廟堂公之年雖高而不及于

百歲。徒令多士誦其文章。四夷想其風采。時無老成。邦國殄瘁。則孰不聞風而咨嗟。過車而墮淚。某早以大父之契。登公之門。無尺寸之長。而猥蒙國士之待。有通家之舊。而不翅子弟之親。訓誘之誼。敢或不遵。曾數月之不見。遂俯仰于千春。此其所以呼天自悼。而一哀有倍于衆人也。

祭葉丞相夫人文

嗚呼夫人。柔嘉之德。淑令之姿。蘊于閨門。固已有異也。爰卜其歸。來嬪大家。方合巹之夕。而丞相遂登俊造之科。鄉閭詡焉。蓋以爲必貴也。克佐元夫。仕于四方。內娛其親。外睦其族。和且有義也。平津之封。鵠堂既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詠周詩于鵲巢。膺湯沐于大國。則亦榮之至也。慨甲第之初成。俄一疾之遽嬰。首如飛蓬。奄忽至斯。行道之人。猶爲之出涕也。奕奕衮衮。自遠而歸。面勢山川。躬得吉壤。以爲夫人之藏。雖既老而莫偕。然始終哀榮。亦可以無愧也。某舊從相君之遊。適守是邦。靈車之遷。敬祖于庭。是以敢言其契也。

祭曾吉甫待制文

南波衣冠。流離搶攘。有赫一門。兄弟相望。德誼之美。政事之良。玉節虎符。八座丞郎。公實其季。發爲文章。粲然一時。珪璧琳琅。曾未試之。白玉之堂。徒昌于詩。韶鈞鏘鏘。瓊弁珠纓。貂褕繡裳。儷呂軼徐。追陳媲黃。從衡蹈厲。世莫敢當。而公之學。肆其汪洋。執德不回。用心允剛。本于六經。蹈乎大方。中嬰險巇。澹然則藏。晚生有逢。乘風而翔。孰又甚之。俾脫其箱。公雖在遠。告猷益臧。道山曲臺。典型有光。謂公百年。其壽而康。

靈不見矣。我涕用滂。嗚呼哀哉。我初拜公。靈山之陽。繼見于台。從容豆觴。我來過蘇。公病在牀。如寮十年。義何敢忘。公今將葬。禹穴之岡。孰爲邦國。老成而亡。嗟嗟後生。莫知我傷。

祭許侍郎文

惟公蘊德淳大。內懷篤誠。見于政事。方嚴而明。發爲文章。氣豪而清。劃邑殿州。志無不行。權臣炎炎。頤指任意。公如不聞。人爲公畏。崎嶇萬里。秉志自遂。邅如幾何。所全者大。公論始昭。命公遄歸。蜀道之民。愛莫留之。周旋九卿。布武法從。逢時休明。不爲不用。公席未安。益獻其言。權衡古今。上稱善焉。淮右瘡痍。執節綏撫。經營邊陲。以禦敵侮。屈指當代。如公幾人。奄不可見。天其不仁。嗟我識公。踰二十年。簿領之徒。疇昔有緣。公侍明光。辱薦相先。契闊死生。風誼凜然。自公告老。猶冀公壽。盛德不亡。尙宜有後。我來江東。公葬有期。往奠一觴。以寫我悲。

王樞密路祭文

惟公直亮之氣。蘊于中。方嚴之色。見于外。蚤以詞苑之英。實際千齡之會。精神折衝。全蜀是賴。堂堂山立。以道進退。歸視草于禁林。適妖氛之橫潰。遂同寅于帷幄。偉嘉猷之具在。慷慨獻言。彌切而剴。謂叶輔于聖神。用咸熙于帝載。云胡不留。國則殄瘁。當亡之思。有華其謎。靈車旣遷。過者墮淚。矧緊同寮。一見莫再。悵挽焉其孰推。嗟欲助其疇。愛庶公聞之。致此薄酹。

祭致政張參政文

孟軻有言。氣大以剛。以直養之。塞乎四方。公之在朝。出處有義。不辱不驚。蓋本于氣。國有回邪。正色靡隨。廷有大議。讜言不欺。弄權者誰。公則避退。誰實忌公。亦莫敢害。屏迹十年。天下望焉。玉潔氷清。莫知我全。自蜀引歸。再臨江東。敵騎遄驅。逆折其衝。迄登廟堂。俾翊大政。上方責成。公則告病。平生之蘊。百未一施。亦獻其猷。命于元龜。意公雖老。以畀上壽。以養于國。有謀則就。匪天不遺。其又何咎。嗚呼哀哉。公于社稷。有言有功。如鼎鑄奸魑魅不逢。公于字民。有愛有威。如彼谷風。或煦或吹。和戎方興。我則闢之。國本未建。我則明之。獨道之違。建業之危。銓敍之允。勸講之宜。嶷然英聲。厥問四馳。今其已矣。千齡是思。某荷公之知。于未謁面。不俟其來。辱以論薦。假節舊邦。益懷高風。欲往奠公。涕洟是從。有臨其穴。致此豆巵。百身之贖。豈懷我私。

祭周資政文

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六月丙辰朔。二十三日戊寅。門生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大資參政先生周公之靈。惟公勁直之氣。聞于時。溫恭之色。見于面。校書天祿。蚤歷塊而不羣。執法殿中。遂干霄而直上。方簪筆而入侍。竟剖符而出藩。初無忤于龍鱗。上聖之知甚寵。中僅脫于虎口。權臣之怒已深。留落十年。崎嶇一節。運逢更化。起閭里以來歸。志則盡忠。入朝廷而見嫉。將焉往而不黜。曾何病于弗容。精金百鍊而益剛。長河九折而逾駛。天子初覽于庶政。驛書所召者四人。嘉其敢言。趣以論事。蓋士方競于謀利。公獨指爲不然。時方急于用兵。公獨詆爲未可。致宸衷之簡

在由誠之意盡輸果從武部之班亟上政塗之峻竊欲自治以扶未危邊鋒不戰而寖消廟論弗咸而旋定進退不迫施張可觀稍均琳館之燕閒猶課海邦之治行蓋未替股肱之眷乃特以筋力爲辭公雖倦而臥家士猶倚以輔國掛軒車而不出晚簪裳其若遺久安泉石之遊猶冀松喬之壽之成遽失殄瘁興嗟某頃以頑疏夙承顧遇涖官曹于幕府卽荷品題列掾屬于中臺實資陶冶慨一違于牆仞恍九換于歲躔逮紆郡紱而來未致尺書之敬撫甘棠之舊憩正爾馳懷動宿草之新悲何期隕涕雖素車白馬之已後豈斗酒隻雞之敢忘情見乎詞公其亮此嗚呼哀哉

祭龐祐甫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察推龐兄祐甫之靈嗚呼祐甫之窮一至此乎凡人之生匪哲則愚曰窮與達是有二塗語其命則不足較其才則有餘雖賦予厚薄不可預料而榮悴壽夭得非偏歟嗟夫吾祐甫其智識宏遠足以蹈厲一世其筆力雄贍足以詆訶萬夫坎壈不振與木石俱曾寸帛斗粟不足以貰閭門寒餓至無以衣食其孥平生所自見者獨詩騷之妙暨吉節之不渝中學佛而自誓幾溷跡于樵漁固富貴之難必尙意其老壽而爲山林之麗倘遽往矣使吾黨之士莫不收涕而欷歔曩子之來白髮見齒驚詫論之或壯齋然曳杖已不任于馳騁閒遽飲而墮淚復仰天而歌呼吾固已疑其氣之頗折不謂俯仰數月而遂亡其軀子之常言欲以累予惟翰墨之遺藁與幼稚之諸雛丐我序以傳世諄諄望其不孤我文非工執信是圖將率朋友之義者共執百金而買田湖山之隅庶諸子之無憂

得自力于詩書。慰子九原。門戶可扶。子柩在舟。奠此一壺。尚能飲之。斯言不誣。嗚呼哀哉。

祭趙德莊文

嗚呼德莊。爲時俊人。吾之迂疎。固無得而友也。惟其平生。博取而汎愛。然臭味之同。宜莫如吾之久也。憶相遇于建水之滇。歲行甲子與乙丑也。相與評文論詩。極當世之妍醜也。間掀髯而一笑。餐錦繡與瓊玖也。我將宦于龍淵。君奉檄于傳舍。閉關而飲。曾不計其升斗也。時各年少而氣壯。謂功名可以立取也。其後爲別。數年輒又一見。慨相顧已白首也。並遊建禮之門。分處中台之掾。方翠鶱而四馳。誓各固其所守也。衆猜猜而共嫉。終悉墮于虎口也。既皆遁而引去。去而復歸。其何所怨。而奚歸咎也。獨出處之幸同。周旋一世。視富貴于何有也。方君列于奉常。謂當在文字之職。總常楊而襲韓柳也。迄有蘊而未盡。況可幾于大受也。嗟君去之既遽。而我用之亦倘也。少我數年。計宜壽也。豈期奄忽而遽逝。曩時之約。銘墓之文。果出于吾手也。二妾惸然。一子甚弱。君意之不如。信八九也。於越之人。思君之愛。未忘今遂葬焉。是亦爲其不朽也。平時交遊。在亡者半。或相視而莫顧。豈必較其澤厚也。葬不得臨其穴。病不得問其牖也。死生見于交情。吾于此而則否也。孰知吾哀。薦一觴而致三韭也。嗚呼德莊。其尚飲此酒也。

祭張舍人文

嗚呼安國之才。一旦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躓。非方皋與造父。孰得擅其銜轡。發嘉譽于兒童。首英名于多士。脫蛟鯨之垂涎。排鴛鴦而接狐。奮長纓于册府。見諸老之戢袂。出擁六州之麾。入裁兩院

之制。爛珠璧于文詞。捷風雨乎政事。灑妙墨之淋浪。傾高談于意氣。邊陲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騁十有五年。疇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駕羣豪。軼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艱。固靡限乎富貴。眷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意。況屈吾安國之指。十不滿其一二。上則諧于父母。下則拊于兄弟。委澗藻之莫收。乏階蘭之或蒔。觸炎歊而遽疾。臥空舟而倏逝。委蓋棺于朋友。付弱女于諸婢。功名鼎來。齎志沒地。他人不能一日行路。爲之隕涕。倘何三事之可希。百齡之足計哉。我方銜憂。公訃奄至。死生契闊。俯仰則異。僅餘墓碑。絕筆千字。惟慟哭之云阻。寓斗酒而往酹。望孤墳于鍾山。尤彷像于一醉也。

祭汪舍人文

嗚呼養元。抱器懷厚。濟以道學。寬裕有守。其立不倚。其合不苟。其仕于時。湟而不黝。其言于君。朝論夕奏。義可則可。義否則否。上亦謂焉。可以大受。寘之諫垣。試之江右。匪日而歸。眷賞益懋。紫微高閣。威鳳來翥。羣飛翩翩。暉于若後。誠實之褒。用則未究。遽以疾辭。其又誰咎。意其少遭。何天不祐。嗚呼哀哉。古亦有言。善人是富。乃如養元。而不俾壽。邦國之悲。憯莫能救。嗟我識公。歲云未久。爲僚省曹。但蓋如舊。不鄙謂我。宜取以友。再集于朝。盛德日就。契闊數月。我實在疚。書來諄諄。猶未去手。謂當一見。慰我奔走。豈期我行。乃遇公柩。爰雞之觴。失此以侑。孰知我哀。有淚如酒。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噤不得施。出贊戎機。僅越歲時。云胡一疾。遽爾淪棄。天不憖遺。而止于斯乎。嗚呼哀哉。公

從予遊。十年于茲。蠟屐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瑯金薤之書。璀璨瓊琚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奠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魂兮徠只。

祭許舍人幹譽文

嗚呼。士有文學。行義信于朋友。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而坎壈一世。若有以阨之者。其爲人耶。其將歸之天耶。嗟嗟幹譽。恬靜不競。强志好修。同官奉常。閱歲兩周。文史相從。有唱必酬。贊道天步。日近冕旒。既遷郎曹。持節萬里。使不失詞。語皆稱旨。及在靖康。秉筆立螭。矯繳既張。鴻鵠高飛。江湖放浪。漁樵追隨。落落難合。耿耿自奇。公隱卞峯。我守雲川。公來訪我。一笑懽然。曾未幾日。召對紫宸。偉哉三策。有屈有伸。將大用公。試以親民。赴官上饒。公無慍喜。行未兩驛。遇疾不起。嗚呼幹譽。宜享壽祉。胡不百年。而止于此。十載空山。眞可逃死。嗚呼哀哉。仁者必壽。壽者必仁。人孰無子。反憂其親。孰如幹譽。翛然反眞。巨海一漚。太空浮雲。音容渺矣。欲見無因。聊致薄奠。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鄉。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爲。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令于丹邑。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驩。乃逢譴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舅。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實升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

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丈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攜我後生。奠牢之設。匪清匪馨。嗚呼哀哉。君其歆我誠。

焚黃告祭先考通議文

某比自天官得請補郡。蒙恩列職學士。遂以彝典。上延禰廟。贈階從班。追念墳壠。陷爲異域。輒因諱曰祭奠。用申焚黃之禮。神靈不隔。庶其鑒之。

祭伯父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正月甲申朔。二十五日戊申。姪具位某。伯父通判奉直。伯母恭人馮氏之塋。某昨者試令建安。實奉伯父之訃。既官大農。又聞伯母傾逝。厥後賤婦繼亡。今某乃蒙誤恩。易守建安。獲拜墓下。感愴之情。如何可言。

祭叔父文

年月。姪云云。叔父將仕。養娘宋氏之塋。某之與叔。少纔三年。同學聚嬉。情若兄弟。逮叔之喪。嗣猶未立。宋母無歸。某不揆期養其終。且謂異時儻得推蔭。謀繼叔後。嘗以尺紙。焚之柩前。厥後養娘歿于某之官所。遂附叔以葬矣。前歲。某僥冒郊恩。乃克以族弟元諒爲叔似續。得尉鄱陽。行且授室。而某茲蒙朝命。易守建安。相與拜埽于墓下。閱四年。志願甫遂。幽明不隔。庶幾鑒之。

祭三十三司戶叔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族叔父前處州司戶三十三迪功之墳。某再叨守州。始克訪叔塋厝。僅乃得之。追念昔者。叔攝事于茲。相與甚款。遂三十年。祖航爲僧。四十八娘。遠嫁龍泉。無爲叔後者。感傷之懷。如何可述。

祭四十四撫幹叔文

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族姪易、族孫元吉、元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叔公四十四撫幹韓公之靈。嗚呼。古先聖人。謂葬曰歸。死或未葬。魂猶如羈。惟公之喪。遠來自夔。旅泊萬里。踰三十朞。匪有什者。歸曷可期。既續公後。人皆涕洟。某等咸寓是邦。逢車載馳。禪寂之山。母弟所栖。公其往焉。庶安于斯。

告先兄墓文

淳熙十三年。歲次丙午。三月。弟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亡兄河圖大卿之墓。某往歲遣滬詣省。嘗令具言某之僥倖。奏補當以及兄諸孫。以厚先君之世也。去冬。復過郊祠。遂獲有請。以蔭渠孫矣。今其受命。雖曰某之志願粗伸。俯仰之間。僅踰三年。痛兄之不及見也。遙望丘壠。有淚如洗。敢祈鑒之。默賜保祐。俾之有立。克紹家規。庶吾兄弟之情。永永不忘。寓書陳詞。但切悲感。

南澗甲乙稿卷十九

碑

東嶽廟碑

嶽之澄中國五。惟岱宗位東。其德在仁。其職生養。以應夫出乎震者。三代命祀。齊魯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諸侯雖禮備莫敢越焉。自秦漢一四海。無有遠邇。畢爲郡縣。凡山川不在其境。禱祠之盛。猶或舉之。而陰騭降監。廟而徧天下者。亦惟是東嶽爲然。宋興三葉。升中告成。册以帝號。由是冠服宮室。率用王者之制。蓋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廟。其曰嶽瀆視公侯者。特其牲牢豆籩用等而已。壇壝有地。非必廟爲也。去古既遠。事神之儀。悉務鬼享。故雖山川。而築宮肖像。動與人埒。土木崇麗。至擬于明堂太室。無甚媿者。將禮與時變。其致力于神。當如是耶。泉州故有東嶽廟。附于開元觀之側。規制狹陋。紹興二十一年。郡人相與謀曰。吾州在閩越東南。負山瀕海。自五季而後。未嘗見兵火。雖列聖臨御。澤濊而德洽。豈繄明神實陰相之。其曷以報。宜廟之宇一新焉。乃卜地于城東之山。是土也。溽而甚黄。俗號黄山。或曰。皇者。黄也。而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則可以廟矣。民趨之。劂鋤剗夷。老稚奮力。不日而坦焉。平壤。遂以前殿基。刓高培薄。順其形勢以楹。計之屋且百區。山靈瀆鬼。儼列異狀。社公土母。拱挹後先。祈

年有方。司命有屬。巍壇中峙。六扇外闢。璇題丹碧。跂翼煥爛。使望而進者肅然慢懼。如有執死生禍福之籍在左右。遂爲一邦神祠之冠。經始于是年四月。而休工于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縻緡錢十有四萬。閱歲而後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請大夫張君汝錫首施錢五千緡。以郡人唱。施者既集。而張君卽世。其子壻右朝奉大夫韓君習實始終之。凡廟之位置高下。與夫費用之出納。工役之巨細。皆韓君力也。逮茲二十年。海無飄風。里無鳴枹。稉稌露委。疫癘不作。而泉之俗。利賈而業儒。蠻艘獠舶。歲以時旣。旣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詩書文雅是厲。踵厲通顯。民之幸神賜者。不懈益虔。于是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祀神之章。俾聲于廟而碑焉。其辭曰。

神之徠兮自東。驅列缺兮馭靈霆。玉策照耀兮石磯穹。崇巖巖在望兮粤與魯同。若木出日兮丹崖火融。嗟泉之陽兮旣新我宮。鈞天兮帝所。百祇衞兮萬靈從。坎鼓兮鏜鐘。蔚馨白兮荔紅。螭蟲于鏤兮蕙薦于甕。山無毒螫兮海無颶風。蠻賓委路兮卉衣蒙茸。蠱消厲息兮歲仍屢豐。發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趨于宮兮惟成在中。猗千萬歲兮神施亡窮。

蘇文定公祠碑

歙之績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二小山對出。自亭而望。嫵然如眉。地勢平衍。林木茂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爲縣。愛其幽淸。時往遊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卽亭爲祠。中更黨籍禁錮之餘。書毀跡滅。重爲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了無在者。紹興中。好事者飾縣廨一堂。名以景蘇。後

令曹訓刻公在績溪所爲詩三十六篇于石而摩公之像于亭歲月寖久棟宇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祕閣修撰謂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曰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宣城虞儔方祇縣事揖而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爲令者以頻歲救荒故未能及儔至甫幾月爾固將及之其取用公之私錢某迺以行役過縣儔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爲之記其明年來曰祠成久矣闢亭爲四楹得家廟本別繪公像于中前爲軒檻以面兩山後爲便舍以待遊者以公之變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績溪在江左巖邑也公之爲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祖朝已負敢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馳州縣不得用于臺閣者踰二十年逮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績溪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司翰墨以翊政路而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蹭蹬不偶者未足爲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謂歟今虞君之政惓惓慕公而徇民之思以志于公所遊之地則績溪者殆公之桐鄉也故某撫民之謠以爲祀神之章俾歲時酌公而歌焉其詞曰

公之居兮岷峨西懷欒坡兮家具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嬉公之來兮崑崙丘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

水兮何足以游。嗟公視于天壤兮等于浮漚。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茲百里兮曾何異于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爲此棄兮詎爲彼留。金閨兮玉堂。調神鼎兮輔嚴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爲常。藐祠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

處州東嚴梁氏祠堂碑銘

政和中。四方無虞。士大夫緣飾儒雅。無有遠邇。以歌詠太平爲事。是時處州麗水縣梁君生四子矣。皆舉進士。馳聲學校。開一日。有善擊劍者過其門。君獨留之。命諸子習焉。蓋鄉閭莫不非笑之。君亦憮然太息曰。是固匪俗子所知。天下將勤于兵。吾懼子孫之不免也。越數年。盜起青溪。覆郡縣。二浙大擾。而君不幸已死。諸子嶷嶷有立。謀率衆拒賊。以成父志。而第二子將者。偉岸鬚眉。尙氣節。乃挾守禦策于郡。太守不能用。當宣和之三年也。臘賊之黨洪載。果道松楊。襲據郡城。刦取大家財。散以募衆。又以妖術蠱郡民。置圓鏡案上曰。可以照人罪業。卽毆出肆屠戮。麗水凡十鄉。其七已悚聽載命。惟梁氏所居曰懿德。與其鄰宣慈、應和二鄉。猶恃其兄弟。不肯附賊。而賊欲下取溫州。聞梁氏之季曰惠者。尤知書識戰鬬。卽遣僧道珍來曰。能助我。無憂富貴。惠不聽。乃拘惠妻之父李生。而命李之子。要說。逾切。惠叱去之。載大怒。因害李生。而潛兵夜犯懿德。道險阻。至則黎明。衆得遁匿。廬舍悉被焚。將兄弟謀曰。賊勢張矣。白其母。盡頃其家貲。募壯士得千人。卽所居七里而近。有山曰東嚴保焉。東嚴者。四面斗絕。緣崖爲門。上則泉壤甚沃。草木可蔽隱。有浮屠之舍曰定香。自唐開元末。士人避袁晁之難。嘗棲之。乾符、中和間。羣盜繼作。章承趣亦

固守其上一鄉獲全俗謂之赤石樓承趣廟食焉故三鄉之民皆來歸推將爲部領列保伍定賞罰凜凜若官府雖里中惡少年皆帖然莫敢爲暴載數遣衆來攻將常指麾坐守而惠與伯仲齊驅出戰鄉民之健者王墳任祖輩鼓而從之閱三月亡慮二十戰我軍徂擊輒大勝斬首二千級而惠年最壯勇亦甚身被十數創庾潰圍而出賊終不能下至今鄉人過其地必手加額曰此梁諸郎戰處也載聞有王師來欲逃于海而溫已嚴守備且畏義乘其後遂就降納賂于監軍童貫得美官會別命守臣至始以東嚴事上之爲貫所抑建炎初倪從慶嘯亂于衢部使者請將兄弟俱行乃奏其前後功朝廷命將文資而賞惠以武爵惠不肯就然鄉民用是德其兄弟而州縣亦敬異之時四方兵興遇有盜賊擾及軍旅事郡必召而咨焉將後爲興化軍莆田縣主簿以卒而惠不復仕因大聚圖史萃雋秀以教其子弟紹興甲戌歲及見其子安世登進士第里閭以爲榮好事者嘗纂其事爲東嚴錄且欲爲梁氏父子立祠嚴上久矣淳熙四年安世自大農丞出守韶州書來請曰東嚴之績吾州戶知之也向使先大父無先見之明則子弟安知習武事祖母顧吝其財則諸父無以募士先君子不力戰以成功則三鄉殆爲魚肉童稚可親文墨哉今五十年矣俾後世無傳安世則有罪故願得君之文以揭于定香祠下某嘗官于麗水多識其賢士大夫知其事爲不誣也蓋古者能禦大菑捍大難在禮法得祀在史得書在功庸得銘今梁氏忠孝義烈見于父祖而子孫寖顯且大其家當書無疑然自韶州之中科第也其宗族與其鄉之士子莫不競于學往往踵預賓薦主簿之子季安亦首貢國子連三進士牓有登名者則梁氏陰德可既耶因爲碑之而繼以銘

梁君諱宗善。字明世。其長子曰先。字信甫。次字新之。三曰錫。字聖與。季字民懷。其母爲潘姓。皆預于祠者。銘曰。

天之蓋高。險不可升。地之險耶。蹟爲丘陵。匪人當之。險亦何恃。劍門峨峨。失則平地。甌粵之山。有石巉巖。與天比崇。奠于東南。寇攘鴟張。嘯凶我鄉。孰爲隄防。蔽其井疆。烈烈梁君。智則先見。時方尚文。教子以戰。子承義方。昆令季强。屹如金湯。民用不傷。長戟一呼。其從如雲。襁負而登。蟻聚蜂屯。旣遏其攻。折其犇衝。畏我其乘。不下于東。三月之捷。不世之利。我耕爾桑。食則以祭。祿不報功。天道罔愆。有孫而賢。貴富其聯。緊德之積。豈惟戰多。勒銘山巔。其永不磨。

連公墓碑

宣和五年。故寶文閣學士連公諱南夫。以祕書省校書郎。假太常少卿。賀女眞來年正月。會金使李靖來告太祖之喪。朝廷遂除公接送伴。改命爲祭奠弔慰使。公前以面對。更京秩。天子記其才氣可用。而蔡攸方領樞密。陰忌之。大臣亦謂敵有喪。可以虛聲動者。欲稍變契丹舊儀。合祭弔兩使爲一。且詔公吾所奉賞設金繒與借糧米。皆已副金人之需。而西京應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逮今未交。宜開諭交取以來。公不敢辭。至敵。果以祭弔並聘爲言。公從容對曰。告哀使僅留三日。爾朝廷亟欲報命。故因某送伴而遣。殆有司失照例。非有意也。所議漫不答反。以納張覺與燕山之民有所詣詰。公慷慨復曰。本朝兵將蓋多。何至須一張覺。燕民之來稍衆。未盡見爾。論辯不屈。遂成禮而歸。歸卽爲上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仰大

將則郭藥師兵則常勝軍比年軍政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阻而糧食未均薊州卒有羸餓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良焉願選中國將帥以制藥師練中國士卒以制常勝軍因面奏劉延慶敗十萬衆皆童貫賞罰不明致其遁走且厚幣以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貫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餘力而來矣徽宗皇帝聞公言大駭盡以所論付樞密院宣撫司而攸貫之徒皆切齒也始公道遷祕書郎既還遷起居舍人七年三月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觀望大臣詆公爲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公曰慶源在河北正宣撫所隸何可居撾登聞鼓論其事願易他所即改濠州淮南小郡也而言者志未逞復謂公謝表有譏訕降一秩是歲十二月敵果率衆逼京師欽宗皇帝講和赦下即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靖康二年除待制徽猷閣公曰吾惟備一州矣繕治濠城鑿巨石五百步運甓塞淮流之貫城者增城爲三丈立樓櫓竝城開稻田十里以爲濘二聖北狩或言僞楚赦且至公密伺于境上曰有齎赦者當斬之已而宗室數十丐納官職以去公持之慟哭曰南夫宋臣且侍從也義當保茲壘況元帥康王在外必應天命諸君幸毋恐即遣人馳蠟書勸進建炎登極詔公再任公又論講和致禍之由聞集議駐蹕即上疏前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爲渡河絕淮之計畫捍禦策爲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用漢高捐關東以與黥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遼東致高麗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繼有召命而敵已至揚州濠民懼無與守也挽公不得行明年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未踰月大駕駐江寧即府治爲行宮公竭力營繕無一弗備又乞江北置

三大都督。分總陝西、兩河、淮南諸路。而自薦一二大臣爲可用。語出驚衆。即丐外祠。命知桂州。又改饒州。金人已自江浙破豫章。臨川。遊騎至饒境。公科丁壯爲固守。敵雖不犯。而羣盜蠭起。有侯進萬餘來攻。公大闢城扉以疑之。賊惶懼未知計。公夜熾火。聲鼓震天。進遂驚潰。而劉文舜大艑數十。由南康而下。公躬部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號王夜叉。駐兵廬陵。公飛書邀之。衆畏其不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爲守。待我厚。當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舜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衆。有王念經者。以左道聚愚民至十餘萬。公勸德追擊。至貴溪。斬首數萬級。復爲民者幾倍。紹興改元。張琪既破新安。直抵城外。公遣將敗之。伏尸四十里。于是饒以塊然小壘。而能卻金兵。捍羣盜。獨立于江左。饒人至今祠公不忘。而公以疾得請臨安府洞霄宮。未幾。起知信州。始詔守臣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公應詔論十一事。且指赦令倚閣二稅爲非。曰。安有占田而不輸稅者。軍旅調度。顧可闕乎。移泉州。朝廷下福建。造舟以備海道。遣使督促。公曰。舟用新木。難遽辦。且濕惡易壞。若以度牒錢買商船二百艘。則省緡錢二十萬矣。從之。時詔親征僞齊。公慨然獻議。引漢卜式願盡死飾馬伏波以馬革裹屍之意。乞扈從不報。在泉二年。提舉江州太平觀。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宣自章貢擾揭陽。鄭廣、周聰抄海道。而曾袞據釜甑山者七年。其餘忘稱大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火。動數千人也。即起公經略安撫廣東。進寶文閣學士。兼措置虔閩盜賊。公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誅惠州孔目吏與曾袞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年平定。降者遣詣密院。或分置軍中。擒獲者戮于市。脅從者還其業。嶺嶠遂清。詔書獎諭。

遷官一等。而公裁決明審。滯訟悉空。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徽宗與寧德后凶問至。公上疏曰。事已如斯。追救何及。惟用兵可以雪恥。宜乘軍民痛忿。竭作北向也。鄜瓊既叛。公又言豫賊得瓊。正在疑貳。願以劉光世爲前驅討焉。逮河南故地暫得。公亦進封事。以爲殆天授我。機不可失也。正不可以得地小恩而忘二聖播遷大恥。當乘其未備擊之。復提舉太平觀。蓋公自靖康。深以和議爲非。至謂不知講和爲何策。國家之難。皆和議有以致。執論不變。及故地雖失。茲寧還歸。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爲異論之人。言事者奉其意。以公在廣日用講和。需恩。放杜充之子自便。爲非由是落寶文閣學士。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福州寓舍。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蓋應處士之曾孫也。處士德安人。諱舜賓。歐陽文忠公表其墓。所謂孝友溫仁。以教其鄉者。贈至金紫光祿大夫。其第三子諱庸。公之祖也。考則諱仲涉。贈至通議大夫。妣楊氏。高氏。贈淑人。公字鵬舉。年二十四。進士上舍。釋褐。授潁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省罷。調灃陽尉。丁內艱。調襄邑主簿。虔州教授。未赴。除辟廳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前文籍。遂爲校書郎。徽宗一見奇之。僅踰年。擢之侍從。氣正而言直。艱難變故。志在經綸。其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今之禍變。眞變也。而通之道寓焉。故始獻議幸關中。繼則議遷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倣講筵之制。置侍射侍殿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戶。倣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則盜賊可無患。然朝廷既誅六賊。凡除授有討論之目。公則曰。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惟當共籌所以報金人而已。又謂可以用人死命無過爵賞。而朝廷吝惜太甚。請優立告變賞格。而增重帥守之權。皆不顧衆異。州縣各闕官。而悉能權攝。

公則曰。議者不過爲朝廷惜請給之費。宜聽其權。而監司察其私。嚴其繆舉同罪之罰。則無廢事矣。及舉行贓吏杖脊朝堂之令。公自信州條具言曰。選人七階之俸。不越十千也。軍興。物價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贓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人茶湯之給。天下稱誦。以爲長者。在濠遇淵聖受禪。首乞不罷天寧節宴設及建康初。對行宮。卽勸天子以漢高、唐太宗之英武而行孝悌。又曰。宮闕少安矣。當思二聖在沙漠而未安也。于此朝羣臣。則問以迎二聖之策。于此見將士。則問以回二聖之謀。太上皇帝爲之感動。蓋公于論思靡不盡。而不爲拘攣齷齪之論。才略從橫。僅見于誅鋤寇盜。綏靖一方。曾未得究其所施。誠可哀者。其帥嶺南。懼涉瘴癘。自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喆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仕族之不能歸者數家。平生奏補。先其孤幼。輕財好施。家無餘貲。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懷安縣稷下里崇福山之原。而未克有銘。淳熙之十一年。其子鑾來告。因考訂其行事。敍而碑之。公官至中大夫。贈左正奉大夫。娶王氏。鄰臣之女。贈淑人。先公卒。男三人。鑾、朝奉郎權發遣邵州。㲉、奉奉郎監秀州華亭縣。袁步鹽場。鎣、承奉郎。女二人。長以疾廢。次適將仕郎劉遵。㲉、鎣與次女皆前卒。孫男二。孫女九。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

銘曰。

文武之分。肇豈自古。治功則文。戡定斯武。嗟世誦說。乃以爲文。侮至患生。孰濟我民。偉矣連公。處士之孫。以文決科。勇且有仁。公初奉使。請誅邊臣。不懼不驚。天子聖明。禍亂方興。刻意武事。矢謀于朝。用則不旣。

禦戎鄱津。殄寇海濱。笑談之間。有勞有勳。政令恩威。英明愷悌。烝嘗于民。才則我忌。以和爲功。吾其可同。成敗奚言。第輸我思。惟公之忠。匪顧其利。孰能昭之。齎志沒地。懷安之原。稷下之山。罔愧于先。後其有傳。

右朝請大夫知虔州贈通議大夫李公墓碑

紹興初。大子駐蹕吳會。時者請敵海道之備。仁從官有言朝奉大夫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李公。嘗貳明州。能言海道利病。其才可用。是詔添差通判明州。兼浙制置司參議官。即上備禦策。以爲異時諸郡四封立塢壁。設馬寧。拘保甲文具也。當募土豪。率鄉社。因民俗器械。以地險爲計。海道雖亙數千里。其要害不過數處。宜用舟師如通之東籤料角。平江黃牛垛頭是也。于是臺諫又言公之謀信而不夸。乞盡付之。以責其效。是歲天子下詔親征。遂命措置防托海道。總兵師駐許浦。又戍于通州之崇明。七年再其任。秩滿。防知南劍州。庚申夏六月。敵復渝平。朝廷大講守備。待從臺諫。各薦所知。又以公應詔。被召至行闕。太上皇帝問以海道事宜。而相張魏公爲福建幺撫大使。招降海寇。得多槳船五十三艘。兵將二千五百人。獻于朝。乞付公節制。而薦公尤力。衆謂公且用也。而時相忌不已。出特不用之。第復以公參議沿海制置司。公請候事息。即赴新任。移駐京口。撫馭招降之人。與諸軍兵。上下甚肅。海道帖然。事息矣。莫有論其功者。公曰。吾知赴新任而已。然南劍凋弊久。汀、虔多草寇爲鄰。公經理其賦入。郡以不乏。而寇以不敢侵。會朝廷遣五分弓弩手分戍江淮。且命以其家行。公曰。閩俗安土重遷。道里甚邈。無舟車之利。事未便。奏論之。乞依祖宗舊制。三歲而更。則猶可也。時諸郡皆應命。獨公州遷延未遣。既而有旨罷之。老稚驩呼連

營在郡二年得官田數百斛給郡學養諸生以倍郡人繪像祠焉代還除知虔州兼管內安撫南安、南雄兵甲司紹興十六年九月己酉卒于嘉禾之寓舍春秋六十有二賢士大夫之與公遊者公卿貴人嘗薦公爲可用者莫不悼恨嘆息不謂其止此也公嘗知杭之富陽縣政有惠愛未及代而遭其考少師公憂因卜縣之白昇山以葬縣民相率來助有出財者公悉謝之方臘之亂民爲密護其丘壠得不犯至公之喪遂附于少師之右蓋其年十二月甲申也二子大卞、今爲朝散郎知澧州大正、朝散郎潼州府路提點刑獄泣而言曰兄弟先人之澤粗有立矣而歲月寖遠先人之善未有誌述富陽之人願有以書于墓下予既與二子交久獲與公之二三壻遊知其行與事用書之曰公諱文淵字深道按其譜潁州七世祖遜仕五代周爲行軍司馬六世祖漢捷仕閩爲王審知監察御史東平把截將卽建之松溪縣家焉五世祖懷德襲父官爲閩馬步軍都總管逮公之高曾猶儒業不得仕至考諱規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中奉大夫夔州路提點刑獄贈其祖仲元朝散大夫而中奉累贈至少師矣妣吳氏贈魏國夫人分以少師恩入官主陝之湖城簿攝虞氏令中使過縣裁物價游手輩挾勢侵商賈公爲禁戢得無擾再爲開封之東明簿方田均稅公嘗開封祥符、中牟三邑多權貴豪族皆斂避莫敢奸號爲平允調鄭州榮澤丞用薦者改通直郎遂爲富陽時府中鬻酒下屬縣公力謝吾邑民貧不敢受邑民至今稱之知明之鄞縣權接伴高麗奉表使人宣和四年也出戍卒富給犒賞羣吏要之譁噪于庭皆愕眙不敢問公爲馳入好諭之請寘吏于法郡以無事縣西有廣德湖延袤數十里溉田餘二千頃廢以爲田給高麗供備之費公得唐大

和中復湖事跡。及熙寧曾舍人鞏所爲修湖記。以請于朝。丐以還民。奏且下。值靖康之難。公亦丁內艱去。主管南外宗室。財用不赴。添差通判明州。紹興改元。高麗遣奉表官崔惟淸至。以公舊嘗與其使接也。又爲引伴至行朝。且命送之。僅逾年。以省員罷。遂丐冲佑之祠。在明三任。前後閱十年。積官至右朝請大夫。公少習于文。喜觀昌黎文公之作。老猶成誦。亦慕其爲人。其召對論事。敷奏詳雅。蓋首言褒寵節義。修政事。然後可復境土。且乞郡守以三年爲任。天子嘉之。然勁直不肯附麗。以取世資。平時家居。不妄言笑。教子弟必以禮。汝性孝友。與仲季同居。雖能官歸。不私有其俸積。少師澤不逮其季。公則奏之。而後其子撫嫠妹之子。教以學。而資其二女以嫁。在延平有倅貳死官下。留落無依。公葬而厚賻之。爲買田業。道出松溪。上家會親族。贈卹其孤窮。故其鄉黨尤稱之。二子俱通朝籍。繼贈公通議大夫。娶張氏。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徽言之女。繼室以其娣皆封宜人。贈碩人。女四。吏部侍郎方滋。直祕閣張祁。常州司法參軍胡知言。通判紹興府沈雲應。壻也。孫男七。初度。叔度。公度。幼度。候度。景度。伯度。孫女八。曾孫男二。女一。公生雖不得盡其蘊。今四十年。二子以才譽嶷嶷著見。諸孫好學森立。慶未艾也。因爲之銘。以志于墓下。其文曰。

修之在身。用之在人。君子所以自貴也。匪時不伸。匪用不行。君子貴乎有位也。若夫位不既其才。用不副其志。在我者亦奚愧也。嗟哉李公。時非不逢。用而不終。公卿侍從。既不我知。尼而不施。子孫是宜。富春之陽。有封如堂。善政嘉言。公其可忘。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

墓誌銘

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府君墓誌銘

魏悼王五世諸孫諱轔之字積中仕至武經郎以仲子南雄州恩贈右朝奉大夫旣葬二十年矣南雄泣而請曰先君子之葬也公晰兄弟未有立也故逮今乃欲銘于墓隧嗚呼某雖未識君而識其二子知君爲賢宗室也以其子甚秀而文知君教之有道也以其子官而有能名知君之行事可法也君沒未幾而子之仕者達幼者什諸孫林立家道可觀知君所積者厚而不薄也是皆宜銘蓋悼王之子諱德鈞贈保平郡王王子贈濮州團練使諱承棐濮州之子贈和州防禦使歷陽侯諱克周歷陽之子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榮國公諱叔何君榮國之子也以父任補三班奉職歷監磁州滏陽縣驛者三年三門白波輦司催促綱運者四年皆盡力無乏事國信使李彌大輦運使呂博問才而薦之監興仁府南華縣市易務有提舉官按部據繕索抵當物未卽見其直且數十萬使者喜甚謂能摘伏也同事者噤慄不敢語君則怡然曰物固在孰敢盜之已而果得使者改容謝君以爲有守紹興初調潭州兵馬監押易監信州上饒縣包家山銀場授建昌軍兵馬都監遂請奉祠凡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者一江州太平觀台州崇道觀者三

而終身焉。其在建昌也。任不釐務。每治藥以施病者。會軍且變。戕人于市。逢君。愕曰是施藥濟人者耶。相戒毋敢犯。君雖小官。而德服强暴如此。然君少處上庠。不克卒業。常欲勵諸子。稍酬其志。及諸子就學問。方流離兵火間。君課使讀書。日夜不倦。且厚禮。俾擇師友遊。公晰遂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公晰亦以取應得官在高選。君固恬不復進。乃刻意黃老養生之書。凡鍊形服氣之說。與夫丹砂變化之術。悉窮其奧。終日清談。未嘗輒及榮利。而樂善好施。疾病與之藥餌。死亡賻之槥。貧且不給者爲經理其家。故歷官四十年。俸祿隨盡。不治產業。爲後日計。人謂君必享上壽。紹興二十二年二月七日。乃以小疾不起。年纔六十有一也。南雄方爲處州錄事參軍。遂以其年四月某甲子。葬君處州青田縣鳴鶴鄉龍同山之原。娶元氏。武經俊之女。先君二十九年卒。男女四人。公時。公晰。公暐。公昭。男也。傅杲、唐廣、張廷詢、鄭良輔、壻也。其後公時終武翼郎臨江軍兵馬監押。至乾道八年。公晰以左朝奉郎權發遣南雄州。而公暐從義郎。公昭秉義郎。俱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七人。孫女十二人矣。蓋天將厚其報而昌其後也。歟。銘曰。

趙公六十非遐齡。銳志教子登科名。位卑德重人匪輕。南雄款款與孝思。表以封碑增光輝。死者令德今有知。

沈氏考妣墓誌銘

勾吳之邑曰無錫。衣冠萃居。故多賢士。有沈君端輔者。字溫卿。一字相之。其六世祖來自湖之德清縣。世業儒。好義事。至君尤謙厚長者。澹然口不言人過。與物無忤。博習羣書。下至方技小說。無不通也。既科舉

累不利益不肯隨衆下筆作諂語以媚有司開門授徒以教其鄉里由是搢紳大家爭延之君亦訓誘不倦閒賦詩自娛多出奇語好吹洞簫善弈棊或弄翰爲枯槎怪石率以寓其意翩翩有隱君子風已而其兄以累舉得官其季中太常第君則喜曰門戶有責矣又何求愈自放于詩酒然其室吳姓蓋同里人名文剛聰悟知書善區處其家故君遊于外輒數月門內事悉不一煩君慮又好賓客具杯酌不問有無吳欣然承之至躬刀匕弗憚凡祭祀之常親族還往奴婢耕爨瑣細無乏者生七子矣皆短折吳年四十有六夢力士抱嬰兒墜雲中曰錫汝子既而生子稍能言吳日置膝上授以方名六甲長則教以孝經論語閒爲說古今易曉故事授名千里纔十歲紹興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吳以疾終後二年六月十九日君亦不起君享年五十有九吳則又少于君四歲君不嗜釋老而探于性理若自得屬纊無他語第撫其子曰好視吾筆硯也當乾道之壬辰千里乃登進士科與當世賢士大夫遊有聲稱吳與君相繼葬于縣北天授鄉後祁村久矣千里念其考妣欲有所誌而幼孤不能知其行與事則外咨乎交朋內叩諸傅姆僅聞其一二哀慕不能朝夕忘至淳熙之九年疏而泣曰不敢絲銖增損以不信于長者也願有以銘予怛然謂之曰子言固信矣爲表于墓道何如千里復曰表則彰于人銘則慰諸幽今先君與母之善皆聞其大略于人者則人蓋有知之矣惟生不及養於家仕不及謝於堂千里之恨亡窮焉可不慰諸幽乎而予之從妹爲千里之繼室既厚且親以其子之立知其父母有以遺之也則其賢爲可知因敘而銘君二子長則千里也迪功郎、邵州州學教授次曰芑舉進士女適迪功郎無爲軍巢照主簿張宗尹其次適進士

曹俊德。孫男今三人。曰欽若、炳若。一未名。銘曰。

士以成其身。女則成其家。德之令也。未有成焉。俱以待其子。亶爲命也。揚其名。顯其親。謂之有後也。雖不克見焉。繇其施之厚。沈氏之藏。人莫不哀之。而其後宜之悲夫。

左朝請大夫致仕李公墓誌銘

宣城士大夫。其爲端重老成。而直亮博洽者。皆稱李公彥恢。而在朝僅爲御史臺主簿。外則淮南京西兩道轉運判官。年六十有七。官左朝請大夫。莫不以爲未盡其蘊也。有孫兼謹厚好學。從吾兄子雲遊。能哀其事與言。而謁之曰。祖父之葬未銘。願得銘以傳永久。予旣熟公之譽。且嘉兼之有志以揚其先君。此固何愛于銘。因考而系之曰。惟公胄出唐西平王晟。是生憲。憲生游。自長安徙宣。秦有咸用者。爲吉州推官。避亂隱廬山。著詩名。當時號李再禰。生昭逸。爲南康大庾令。令生含章。登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科。官至太常少卿。祥符中守宣。後家焉。生公曾祖師文。任宣州涇縣主簿。贈中散大夫。娶陳氏。潁川郡太君。中散生公祖孝先。任朝散郎。娶梅氏。永年縣君。朝散生公父磻。任忻州助教。廣州番禺縣主簿。贈右朝議大夫。娶石氏。封太恭人。彥恢。公之字也。諱宏。政和五年進士。授深州教授。以使親易廬州舒城縣主簿。盜劉五竊發。公首捕其徒六郎者。以跡問其巢穴。導官軍勦獲之。積受賞。承直郎。除父憂。調饒州司士曹事。廟堂見公姓名。訝不我求。改滄州教授。道梗不得赴。權宣州旌德縣。守呂右相好問、李參政光哲深知之。呂公且薦公有文武才大可用。公在邑。教士豪。練民兵。勒以部伍。賊張遇不敢犯。李公檄公率衆赴郡城。以解劇

寇之圍邑民相率詣州請于監司丐公爲眞以不應法罷覃恩改宣教郎教授明州學軍旅方興士業偷惰公榜于堂勸以忠孝而誘一二俊者俾習制舉通判建康府會車駕巡幸繕修行宮有勞密賜秘閣新法帖茶香甚寵決獄屬縣多所平反紹興八年用御史中丞常同薦入臺議論剛直無隱一坐盡傾因轉對乃言陛下不可謂穹蒼悔禍而忘修德之戒不可謂夷夏樂推而懷自聖之心願無忘在莒敦明恕于天下且謂大臣平用舍之心則小臣無僥覬之望公道一舉私恩兩忘宜察其情僞明示好惡上稱善而大臣方怙權用事見奏果不樂公因丐外得知南安軍不赴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起漕淮南許民輸菽粟以代紬絹鐵上供一年增糴常平米至三十萬斛用吳序賓之說通西南二漕財賦以便餉給遂爲定制廬州僧廣允以咒源愈疾聚衆公曰此左道也邊城詎宜爾杖而逐之有旨帥漕議團結禁旅以備紅巾盜公秘不發卒無恐代還天子嘉奬以爲得人十九年漕京西治官吏之舍易苫以瓦定郵置程限爲擺鋪曰襄陽距行都遠驛書不可濇也既而朝廷遣使按行諸路遞獨公所部以先辦聞刺舉務大體不察察郢倅故堂吏訐其守喬大觀以謗訕被黜因求公奏辟公正色拒之或謂此人宰相耳目宜慮其禍公曰吾知盡職耳何可慮論者果以爲言遂罷歸明年復主管崇道觀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九月壬戌葬于宣城縣長安鄉黃村公倜儻有氣節雅志當世趙忠簡公再爲相公見趙公從容論事切于治道至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委靡兵將驕惰今强敵外窺僭僞內侮未足多懼也秦太師與公布衣交以公論用人爲譏己猶重公復以爲部使者至眞郢州事入譖事幾陷羅織然公廉介自守

論者不能深文中之當官俸入非令所載一錢不受取公使酒飯必償其直平生不治貲產父時有田二頃屋數十間悉推與二仲曰吾仕斯有祿矣訓子弟以不欺爲先婚嫁孤幼十餘晚年雖貧聚族至數百指買妾問知士族亟嫁之里人陳姓女流落外邑贖以還其家鄉恩先與其弟故鄉里推敬以爲師法所爲文號指劍集若干卷娶石氏朝奉大夫振之女繼秦氏朝奉大夫綬之女子鼐迪功郎淮西安撫使准備差遣女適進士翁升之孫男兼也迪功郎隆興府進賢縣丞導早世孫女二壻修職郎呂得中進士石徽曾孫男女九故吏部侍郎陳天麟常云太上皇帝既更化諸賢彙集一日問向爲漕臣李某安在知樞密院湯思退對以物故僅數月也上慨然久之乃知公之被簡記如此使未歿其進用豈後他人鄉里至今哀之銘曰

治道之興略匪一士世用以濟逮其不然以私害公士爲不逢時之泰否士亦何病茲爲有命我來寓宣舊聞公名既忠且淸考其世系訪其行事足以垂世直道正言當路忌之粵惟其私才爲小試外而不內則以有悔公雖逝矣簡于聖神猶公是詢敬亭峨峨宛水湯湯念公不忘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

建寧衣冠氏族惟浦城之邑最盛卿相侍從蟬聯大家郡人類其子孫爲爵里記而黃姓其一也端拱二年有名震者起進士至諫議大夫世寖以顯多登儒科至公之大父諱實與眉山二蘇公爲文字交有聲當時出入從班爲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定州路安撫使以沒贈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龍圖之父諱

好謙爲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龍圖之子諱子有任太廟齋郎者卽公之父也贈正奉大夫公諱任榮字擇之四歲而孤母李夫人教之有法年十三則通羣書遇事輒解叔祖金紫公宰俾治其守冢僧舍鉤校無遺喜曰是兒才可見後必遠大矣以大父恩補假承務郎蔡安持知順昌府公始爲太和縣主簿甚器之俾攝府掾平決咸盡理旣還邑有戍卒過縣凌奪市民譁甚令捕而欲治則併令詈辱令退縮不敢問公召而詰曰軍侵平民旣犯法復詈吾長官奈何皆懼失色曰惟公命公徐曰吾不汝窮也宜避罪亟去取劵米蹙與之衆謂公少年有立移潁上尉泰和鄉胥裒百金以贐公笑而斥之辟京西轉運司淮備差遣金兵薄京師不克赴季陵帥臨安辟錄事參軍李光代季待公逾厚率諸司薦于朝而公前有捕盜賞旣遷京秩猶用薦得監行在北倉秩滿知撫州金谿縣時江西羣盜方擾他邑賊類煩洞莫知所爲公集民兵外嚴守備而內理獄訟自若民幾不知有盜而盜亦不道公境邑人相與繪公像祠事之都轉運使趙子渲以其事聞詔審察都堂會戶部侍郎張澄又薦之除浙西路常平主管官改知廣德軍張叔獻爲臨安屈公自助奏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改主管機宜文字遷提舉浙西常平茶鹽有倉官怙時相親慢不受約束且謬妄有請公輒沮卻之遽誣公鹽課不登卽奉祠未幾起知興國軍移知信州紹興二十六年就除江東轉運判官會江西轉運周綰避安撫使閭丘昕姻連詔公兩易公至而昕卒攝帥事者幾歲寬明有惠政改知衢州而永嘉郡兵鼓譟毆監官幾爲亂提點刑獄撫之不能定命公往鎭治公疾驅至郡流其首者餘悉不問一郡肅然而聽決務合民情莫不畏愛會淮西謀帥加直祕閣知廬州溫之士

民日數千人遮道不得行。至挽公與復于郡廨而後已。公曰。朝命安可辭也。夜假小吏與遁而登舟。衆覺而易之。所請視履考祥而其旋有慶者。非公也耶。某頃以信幕沐公知薦甚異。子直向以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惟古循吏。民不忍欺。不赫厥稱。去而見思。公之爲縣。民敬而祠。逮其爲州。民挽留之。惟公之政。善不見外。察而不苛。廉而不劌。握節四方。再漕于畿。天府衮衮。兩治其師。富貴在前。曾不汲汲。究其所施。人莫我及。上既眷公。用豈不盡。垂用而歸。世以爲恨。天之俾公。則壽而臧。厚德淳名。嗚呼此藏。

左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致仕贈左正奉大夫呂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之次年。前禮部侍郎呂公自徽州入對內殿。言致治之要。當以內爲先。收人心爲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可屢變。時天子新即位。切于求治。開公言大稱善。欲任以事。公謝曰。臣蚤衰且病矣。理一郡猶不能。其敢任事。有詔除敷文閣待制。提舉神佑觀。兼侍講。公在講席。凡可進諫。必因經陳誼。反覆論辨。盡其說而後已。會敵使再通。禮有未定。上問公和議成否。公曰。彼利吾幣。何患不和。但既和之後。勿以爲無事。宜思患豫防之。未幾。以病乞外祠。章五上而不受。既不能朝矣。上猶問大臣。公果病耶。是老成有學問者。進龍圖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十一月七日。終于家。嗚呼。公之論思。大略可覩矣。蓋國朝呂姓。自丞相文靖公始。大世有顯人。公曾祖諱宗簡。于文靖爲兄弟。仕至尚書刑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其配魯氏。贈普甯郡太夫人。祖諱公雅。仕至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其配安氏。贈鄧國太夫人。考

諱希朴。仕至承議郎。贈右正議大夫。其配張氏。贈碩人。公諱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卽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意。調徽州婺源縣主簿。權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事。權公拜樞密。李光繼至。又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辭不就。得宣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教郎。李公帥江西。再辟主管機宜文字。會其入參大政。詔薦西北人材。乃首以公應詔。給事中劉一止輩交薦之。宰相專且恢。指以爲黨。公與薦者皆罷去。李公自是南遷。且興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悉中以事。公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縣。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訟幾息。邑人相與祠公于學。添差通判筠州。又通判虔州。及用事者死。舊人稍稍復用。公始召爲禮部員外郎。而言者嘗有舊怨。又詆公禮部侍郎周葵黨也。復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軍興多用之。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誤指揮。上爲遣使覈其實。遷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巽時漕臣多媚悅上下。媒進取。公獨屹屹無依倚。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因奏事。太上皇帝問所部人材。悉以實對。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時金人且畔盟。使者入。是無恭順禮。公曰。是求釁端。不足計。願增邊備待之。既至盱眙。敵有宣徽使銜命越境來見者。公曰。此非常禮也。見之而不拜其命。時以爲得體。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起居郎。一日。上曰。呂某練達。不沽激也。大臣皆未諭。既至中書。則御批除公侍御史矣。以宰相陳康伯有姻聯。避不就。遂除權禮部侍郎。凡內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

訂正。且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上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歲饑。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公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爲人和易長者。與物無忤。而內實剛重不可犯。每讀書見昔人行事。有所感。或爲出涕。遇憸佞狡險之徒。至不忍視其面。其受知李泰發。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己者。周敦義與公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詭隨。而世皆目以爲黨。屢躓不伸。非明聖在上。則朋黨之禍將復起矣。然公之任宰掾。當軍書旁午。與同列陰贊廟堂爲多。其爲池州。論沿江備守甚至。然後知公之用有不盡者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或見其市魚肉。而客饌無有。戲問之。公蹙然曰。吾親所以爲養。吾徒可享哉。及貴。有遠族乞附公服屬。以就國子試。公曰。是豈特欺君。非幼子毋誑之義也。不可教後生。蓋誠信不欺類如此。臨終。處其家事如平時。手疏邊防利害爲遺奏。有曰。遠斥導諛之言。力行責實之政。結人心以固本。養民力以待時。皆公雅志也。享年七十有三。官至左太中大夫。爵太平縣開國伯。食其邑七百戶。贈左正奉大夫。娶王氏。太府寺丞有之女。封令人。先十二年卒。男三人。得中、修職郎監行在草料場。庶中、皆早世。自中、承務郎。女適從事郎胡璉。孫男女三。尚幼。公家自河東遷符離。而世葬鄭州管城縣。因公之南。始家甯國府太平縣。葬其夫人與其兄弟長壽鄉之古城山。且自爲穴。今遂窆焉。是宜銘。俾其後有考。銘曰。

世之誣賢。以黨斥兮。空而去之。易爲力兮。其不可去。聖不惑兮。既去復還。㝡則熄兮。不有君子。其能國兮。

猶嗟呂公蘊厥德兮不玷不缺如圭璧兮致柔與和中則直兮人皆曰賢識不識兮誰其舉之抑又踣兮出入事君盡其職兮有言必信義不嘿兮以筮以决如龜筴兮俾以重任宜柱石兮視彼憸壬孰失得兮黃山之隅聚族百兮孝友中庸善斯積兮兄從弟從永此域兮

祕閣修撰鄭公墓誌銘

祕閣修撰鄭公既葬于衡山其孫景先來告曰大父之未有疾也命景先買地衡州得衡山縣紫蓋鄉長興之原且歎曰昔吾考之壽不登七十今吾過七十者三焉吾鄉在襄邑生不可歸矣死可無地而葬以累汝耶于是爲兆以遷其二夫人而虛其左以俟景先聞其言之悲而不忍言也大父以乾道七年七月二十日果奠諸孫而景先以九月甲申葬公其穴請爲之銘嗚呼蓋公元祐大臣尚書右丞公之子也自黨籍之禍起子孫禁錮幾不容于時故公晚而得仕中興踰四十年元祐大臣子惟公在天子嘗謂其材諝風績稱其家也今又亡矣在法得銘按鄭氏世爲拱州襄邑人右丞以寬厚忠信聞天下諱雍任資政殿學士以公之恩贈太師右丞之考諱有彰任駕部郎中以右丞公恩亦贈太師駕部之考諱元吉贈太傅公諱安恭字子禮以避后諱改思恭四歲而孤未冠遊太學有聲稱黨禁稍開始得以右丞遺澤授承務郎監淄州酒稅務簽書武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道州權發遣容州改鬱林州再爲容州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辟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權發遣肇慶府就差德慶府再爲肇慶府知邵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西路加直祕閣陞計度轉運副使移荆湖南路進祕閣

修撰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復提舉崇道觀積階至右中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公在武昌佐其守禦寇有勞寇攻漢陽守檄公赴之彼命卽絕江至躬自縋城諭以禍福而解猺賊犯營道公出戰縛其酋會曹成兵大至郡僚皆遁獨登城呼軍士曰吾與爾守此敢去者斬衆謂賊不敵公卽持牛酒直抵其營曰吾道州倅來勞軍飛矢雨注城上皆爲公懼成見公無甲驚異公徐曰道爲州數家聚也產賦不滿千緡何足辱諸君聞王師且來豈若束兵刃爲社稷立功名哉成笑曰通判不疑我所教亦誠也願無犯城留一夕于外明日果去而守令未還宣撫岳太尉軍驟集廩空無粟公召四郊父老曰大軍之來爲爾輩御賊也有粟宜以十三助我與其餉軍猶勝沒于賊也衆感泣得粟五百斛岳軍少之呼公至帳下左右示以淫刑具公不顧對曰郡無粟取于民也今民力亦竭矣請爲民受法岳公遽起曰飛敢有此也軍無食且怨欲與君議其策耳公曰米稅未當輸誠得幕府榜俾先期輸且得其贏可足用也遂從之民知公且被罪凡輸米不復計其量迄飛之平賀州無乏卽以書謝曰當奏厚酬公官宣諭使薛徽言薦爲容州在容幾三年莫知公政之善者旣移鬱林容民遮道留公而鬱林之人相賀轉運司議置鹽倉鬱林公指其非便議十上且請于朝得寢時諸郡守獻羨餘部使者以爲言公曰吾郡無餘也何所獻高雷化三州流民來歸義廩不足公亟取常平米以賑有司謂常平不當用也遂捐俸米以償再爲容州盜賊屏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經略廣西謂公能弭盜辟置幕下妖賊譚友諒作亂公招捕之旣移壁慶轉運又以南恩盜屬公因申嚴保伍重賞以捕賈鹽者瀕海之盜遂淸勸民植桑萬六千株在德

慶三年。遇大水。嘗賑濟。同判者不肯。公曰。民無食卽死。是死于水等也。吾專任之。再爲肇慶。認金坑額千兩。丐無擾民。肇境接溪洞。一切以寬爲治。嶺外銓擬。素不平允。至公則無閒言。其能而復起。信宜縣茶寇竊發。執邑尉屠令之子。殺將高居。弁獲李宏。朝廷遣鄂軍步騎千人來赴。又失期。公攝提點刑獄。會兵雷州。水軍統領皇甫謹逗撓不進。將斬以徇。同列叩頭乞使自贖。謹遂以勁兵敗賊。俄李云三千人犯容營。建黃麾語僭甚。公以騎兵夾攻。遂獲云與其左丞相。而散其衆于農。有詔拜直祕閣。降賊中夜復變。公設伏以待。斬其爲首者七人。遂定。奏聞。遷中奉大夫。陞副使。帥憲臺皆闕。公佩三印。備禦郴賊李金甚至。朝廷用是易公湖南。俾捕金。且隨軍應辦錢糧。金旣平。加祕閣修撰。踰年。改提點刑獄。凡因之麗死者。閱再四而後決。曰。是不可復生矣。爲人端厚長者。閒居無惰容。與物無忤。方臨淄歲饑。民相食。公持檄單騎遍暴客。負而趨。僕者自後至。捄脫之。將追刃其人。公曰。是于吾何寃。規食道死爾。安用必其死耶。故其數年鋤盜。先以恩信招撫。逮不從而後誅。至治兵臨戎。介然有不可犯之威。以是知公非苟然者。平生未嘗營產。第以教子孫恤宗族爲念。所居號西湖。作佚老堂以自適。衡人舉尊重之。初娶吳氏。未踰年卒。再娶梁公左丞燾之孫。朝請大夫頤告之女。其卒先二十五年。三娶陳丞相文惠公四世孫。朝奉郎賁之女。其卒先十三年。皆贈令人。曾祖妣太夫人王氏。國于蔡。祖妣太夫人郭氏。國于慶。妣李氏夫人。國于鄆。王氏夫人。國于周。母宋氏。追封令人。子曰蓍。終右從事郎。女二。適右承議郎周彭。迪功郎趙師恣。孫男。景先也。迪功郎橫州司理參軍。次景文。將仕郎。曾孫女尙幼。鄭之去襄邑也。至是始家于衡。故敍而銘之。銘曰。

元祐之政。偉矣一時。時之多賢。而黨目之。擯其生全。俾沒于地。錮其宗支。俾弗得仕。既清返夷。踰四十年。如木有枿。典型寓焉。云誰獨存。右轄之子。溫溫而良。克紹其美。惠及遠民。外殿七州。既去復還。民渴其留。帝曰嘉哉。賜爾蕩節。有威爾宣。有衝爾折。嗟時舉才。弗競惟武。寇攘方張。公則不懼。翦其蟊牙。革其梟吟。外削其鋒。內懷其心。曰湖之濱。曰嶺之外。窮靡籲天。饑弗罪歲。豈無吏師。公惠實多。釋甲而田。士不荷戈。官參九卿。位首中祕。有來明廷。寧不我俟。公知甚先。佚老有堂。紫蓋衡山。遂爲公鄉。惟鄭之遷。自拱襄邑。伐石勒銘。其庶可識。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公墓誌銘

上卽位之二年。詔資政殿大學士賀公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上親御翰墨。累數十語。其略曰。朕嗣服以來。思得黃髮老成。詢咨政要。其爲朕幡然而起。勿以髦疾爲辭。公捧詔泣而言曰。陛下龍飛。臣以得謝在田里。無繇一望淸光。今恩意若此。年將八十。其敢矯情飾詞。尙以虛文末禮爲解。因不復具。免束擔就道。第辭所授職。願一見而歸。旣入見。所陳治道之要。甚切。時和戰未定。上問公策。將安出。公曰。臣向非主和者也。自符離之役。器械刓敝。而軍氣尙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未可終食忘爾。上稱善。卽日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譽望益高。謂且相也。僅數月。當路有忌公者。議率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啓。公拜而偶躓。因待罪。上雖優詔開諭。繼而請曰。臣老甚。願賜骸骨。瀝懇再四。天子重違公意。乃復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薨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贈左光祿

大夫。其年五月乙酉。葬于天台縣太平鄉善嶼山之原。公所自營也。淳熙八年。其孫敦仁來曰。大父之薨與葬也。敦仁兄弟幼。未有知。嘗聞治命。將以銘誌屬君。逮今始克請。幸加惠其死生。嗚呼。某頃少年。荷公鑒裁。辱薦于朝。熟聞公之行事。今公蓋不可見矣。其可見而傳者。敢不次而銘之。按賀姓本慶氏。胄出于姜。春秋齊有其族。至東漢純。仕侍中。厥後避孝德諱而更焉。著于會稽。當三國吳。齊以武功顯。晉則循。唐則知章。賢譽具著。逮公之七世祖。從僖宗幸蜀。爲眉州防禦推官。卒葬其地。遂爲眉之青神人。移籍蔡州汝陽。曾祖諱息機。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太師。配楊氏。贈文安郡。侯氏。贈同安郡。皆夫人。祖諱撫辰。皇任朝議大夫。贈太傅。配王氏、吳氏。皆贈秦國夫人。考諱現。皇任承議郎。贈太師。配王氏。贈楚國夫人。公諱允中。字子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積官至左通議大夫。爵會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其歷官則任潁昌府學教授。辟雍錄。遷正及博士。國子監。宗正寺丞。入祕書省爲校書著作郎。假太常少卿。使金國賀正旦。公自少穎悟不羣。慷慨有大志。嘗遇異人授以兵書曰。此吾昔授滕甫者也。讀之。非世所傳。遂默以經綸自負。時金人始通。衆皆憚行。公被選。笑曰。是可覘之也。道遠且險。館餼或不時。敵之伴者。率麤暴。鮮禮。公嘻笑待之。而惟刺其下情。且問契丹遺民。果得其實。謂藥師不可保。宣撫必不能任事。歸曰。敵之諸帥。盜賊藪也。可不慮乎。所親執政謂公。後生毋妄言。賜服五品。遷司門員外郎。浩然請退休。靖康改元。選戶部。不復拜命。遂以某官致仕。禍亂既作。張邦昌亦鄧族壻。公獨不被其汚。衆始服公先見。建炎初。罹內艱。上書薦布衣王大智知兵可用。而朝廷併召公。公曰。士大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

某之居喪薦士非自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即繳所被省劄不受而被寇轉徙湖湘間劇賊馬有迫潭州守何子誣患無備思以利害說之公爲見有曰宋祚更興足下風貌勇略正宜立功名者何自棄于此自古盜賊有壽終者乎有不覺心動改容謝曰郎中將以教有耶公爲留數夕有卒不犯城而公既飄泊因自放于山水至天台愛其幽深得地萬年山間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而范丞相宗尹以抱膝名其庵地故無泉公默禱于山得泉舍下自名曰應心泉時已落致仕久矣紹興八年始得用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爲倉部郎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鹽貨謹黜陟號爲稱職而宰相謂公不肯下己凡主管崇道觀者閱六十月又命公爲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抑之公嘗持節本道而回翔入幕府處之怡然人用是莫涯其量復爲崇道觀太上既更政化始起公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實錄院修撰接伴金國賀正人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皇后殿奏補非親屬吳國大長公主女夫轉行兩宮且陛事任勳臣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皆塗歸無所顧避宰相乞其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窠闕公奏曰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則主司執敢令之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侍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當忘其私臣甚爲沈該惜也不然檜熺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奏稱歎謂非公不能及自餘如三衙刺兵改易軍分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閣職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于是執政者相與懷愧而權貴亦仄目睨公矣然太上特知公深眷之厚凡中外奏封論事者多付公看詳以聞一日對論君子小人事君之

異。公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詭隨。此不可不辨也。太上稱美久之。因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太上曰。誰爲此言。公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太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公知之無不言類若此。或具奏。輒焚其藁。遷吏部尚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部。公論子朝費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閱武。不必爲也。不從。再乞致仕。不允。公善書。筆法遒美。太上嘗以所臨王羲之四帖爲賜。且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得八法之妙。勿以不工爲笑也。張循王神道碑成。詔公書之。公因請筵三留身曰。臣蓋論張俊諸子除次對論譔。不當矣。今君命寵其父。不敢辭。若其家有所謂潤筆。不敢受也。既張氏果致金綵甚厚。有旨受之。公卒辭焉。拜參知致事。奉顯仁皇太后遺留物使金國。至汴京。敵就館賜宴。大合樂。且用常例賜花。時敵人已驕倨。有背盟意。用吾畔將孔彥周押宴。公謝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也。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語酬復數四。其大使怒。至露刃脅公。公曰。王人毋暴慢也。事固有體。強弱豈有常哉。端笏不動。自副使而下。皆屏息驚懼。其使語益不遜。謂將殺汝公。徐曰。爾輩殺人外。得何能。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聲色俱厲。其使爲卻立。彥周從旁解曰。兩國通和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公坐。令左右捧花侍側曰。不須戴也。敵之甲士相顧竊語。二十年無此使矣。行次邢州。迓者輒車騎疾馳甚遽。凡百餘里。道傍居民乃言。太行有仕契丹者。欲取賀相公爲都統也。至敵廷。掖門有閽者坐不起。其一肘之曰。是使者忠勇。可爲之起也。微偵之。蓋李氏之子。然後知公名已傳敵中。先是奉使者畏敵人欲留北人例。詭以爲貫江淛。公待班客省。果問公鄉里年甲。皆以實對。莫不歎異。遂成

禮而歸。歸卽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爲之備。太上疑未決。而同列謂公之往。應故事爾。不宜生事端。先自紛擾。公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卽引年丐致仕。章三上。且面奏。以母夫人蔓葬漢陽。欲移厝天台。非親行不可者。太上惻然。允公請。錫金卣、金鬲二。茶藥甚厚。御書二大字以寵之。特許朝辭上殿。宰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中興以來未之有。公旣得謝。卽走漢陽。遷楚國太夫人之喪葬天台前平山。買宅郡城。卽城外野水營別墅。號小鑑湖。築亭于抱膝庵之側。號杉亭。爲記以敍其意。上在潛宮。雅聞公名。注想以待。僅決大計而歸。蓋公益老矣。嘗與士大夫論之。公之淸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李長源。其隱臥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正不屈。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其出處始終。眞盛德哉。有文集奏議共若干卷。秦太師檜與公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三館。且齊庚甲。契亦甚厚。而公素善趙丞相鼎、李參政光。故秦用是沮公。特甚反謂公趣向有異。而公亦竟毅然不顧。殆將終老山林。晚遇二聖。致位通顯。得非天耶。雅有知人之鑒。所薦至輔相侍從者十數。次亦名聞當世。每歎曰。吾老無能爲。薦賢所以報國也。性孝友。遇奏蔭先與其弟姪。而後其子孫。贍養宗族孤幼。婚嫁之甚衆。寡交遊。所取嚴。甚至其愛厚。或千里命駕。有昔賢之風。和政郡夫人鄧氏。京東提舉鹽香洵彥之女。先公之二十七年薨。至是合祔焉。男昶。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公二年卒。女嫁右朝請大夫直祕閣朱商卿。先公十餘年卒。孫男三人。敦仁、今爲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敦義、承務郎。敦禮、承務郎。新監淮西江東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孫女三。進士林憲、謝宗經、韓檜、壻也。曾孫四人。光登仕郎。詵、貺、充、皆將仕郎。公平生疏財貨。未嘗治產業。在二府。得給使嘗積

而不用。將薨。諸孫甚弱。招郡太守。俾視其篋。幷賜金。面析之。下逮僕妾之信厚者。了然不亂。蓋于死生如此。銘曰。

伊昔子文。仕嘗三已。見稱聖門。繇不慍喜。公之在朝。三掛其冠。老則故常。壯也實難。惟公存心。豈尙富貴。有位則行。以道進退。公之未老。志在經綸。及其旣老。志則粗伸。姧賊醜類。抗詞靡懼。在我能全。矢死弗顧。公在東臺。正色凜然。敕書屢塗。以盡我言。公在二府。整綱立矩。思會衆材。以齊百度。孫吳之略。有蘊自衷。抱膝嚴栖。不爲不逢。旣逢而歸。迄未悉施。左琴右書。樂我鏡湖。熙運天飛。黃髮是咨。公不俟駕。竭蹶而馳。粤執事樞。行付大柄。成謀甫決。公亦告病。我評于公。清節令名。鄴侯謝傅。及孔左丞。惟天降材。功豈易就。八十之年。徒俾我壽。赤城之山。上應三台。自公我開。式憲後來。

右通直郎知袁州萬載縣杜君墓誌銘

宋朝衣冠姓系。惟杜氏譜錄最遠。自漢建平侯延年。晉當陽侯預。至唐京兆。族望皆有其傳。而元和宰相宣獻公之子有名勝者。嘗爲揚州租庸使。遂貫于揚之永正。今儀眞郡也。三世仕南唐。徙家建業。是生禮部尙書鎬。以文學受知太宗、眞宗。又再世是生天章閣待制杞。以才略事仁宗。任方面。皆號名臣。天章之子照。仕不及顯。以其子大夫恩。贈右正奉大夫。而大夫公諱圯。仕至右朝請大夫。歷福建、江西路提舉常平。生二子。君其次也。君少襲禮義。而天資孝友。矻矻就學問。爲人忠信不欺。居官以廉稱。遇事介然有立。僅更七品秩。得宰兩縣。年甫六十以沒。嗚呼。其可悲夫。始予寓閩中。與君父子遊。最厚且久。于君契誼實

弟兄。雖家人婦女猶姻戚也。君之兄錫既早世。而大夫公繼以壽終。今又哭君之喪。而君之子穎。乃欲予文以誌君墓。其何敢辭。君諱鐸。字文振。以父任。起家右修職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福建安撫司准備差遣。丁大夫公憂。服除。爲湖廣總領司屬。得監潭州南嶽廟。改右宣教郎。知泉州永春縣。再爲袁州萬載縣。未及往也。君才力實有餘。而退抑不自見。其在鑄錢司。被檄走諸郡。不擾而辦。治使者始稱其能。在總領司。會移軍分駐九江。君且受代。疾馳曰。軍至惟當得食爾。他非急也。爲之日夜經畫。而餉餽悉集。營壘以次亦就。衆始服君識先後之宜者。閫帥幕府僚吏二十許人。多輕銳喜進。君獨恬靜自守。故參知政事賀公允中。工部侍郎王弗參議其軍事。皆器重君。與之善。遂爲永春。刮弊剔蠹。政方有條。而君多病蚤衰。告滿以去。既調萬載。歸治其家矣。乾道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疾遽作。一夕不起。蓋大夫公嘗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因家焉。君事大夫公。孝以盡禮。而穎之事君。如君之事大夫公者然。大夫公之疾革。君適在官。號泣就道。既大斂而始至。而君之喪也。穎之至亦然。里人莫不哀之。遂以七年八月戊申。葬君香林之原。始大夫公自儀眞遷正奉。及夫人之柩于邵武。大夫公亦祔之。至君三世矣。娶黃氏。左通奉大夫中美之女。男二人。穎。右迪功郎、南劍州尤溪縣主簿。沔。尚幼。孫男女皆二人。大夫公以詩名當世。君亦得其句法。與他文類之。得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三代之懿。以世象賢。委則有原。斯久其傳。惟唐杜氏。代有令系。事業文章。益顯于唐。詩甫論牧。如晦黃裳。其在本朝。太眞仁宗。祖孫服儒。有烈有功。我求典型。慨今五世。善其莫耶。歘卻未試。玉潔冰清。志則大行。

豈不我思。定交平生。樵水道山。世亦有誄。過車弗馳。銘以弗愧。

故中散大夫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則太簡舉進士。爲天下第一。被遇太宗。入翰苑。參大政。出眉山者明允。以布衣顯名。而文忠兄弟同時登制舉。典內外制。長春官。輔門下省。惟同安之蘇。盛于中間。翰林公以賢良方正。受知昭陵。出入侍從。而丞相亦冠多士于南省。歷事五朝。爲時宗臣。是相哲宗。具有勞烈。三家子孫。各紹其閥。文獻典型。相與上下。可謂盛哉。公蓋丞相諸孫。而翰林曾孫也。翰林諱紳。丞相諱頌。皆贈太師。公于魏國。有傳在國史。徙居鎮江之丹徒。其第五子諱京者。公之考也。終朝請郎。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與其兄景、謨、學識行誼。俱稱于時。鄒志完、游定夫、崔德符輩。蓋其交友。故門下侍郎諱南陽公尤知之。而仕不獲顯。其贈安康郡太夫人歐陽氏者。公之妣也。實文忠公之孫女。亦諱師德。字仁仲。少穎悟。手貌秀整。丞相甚愛之。撫如爲類。我飲食必置左右。未始令去膝下。既知學問。而明敏彊記。其得于父祖。聞于外家。習于遊朋。皆過人遠甚。崇寧四年。始以丞相繪像。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初調和州歷陽縣主簿。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丁內艱。服除。呂尚書安老撫江東。辟准備差使。改右宣教郎。監都進奏院。充樞密院計議官。請外。得廣德軍。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再。久之。通判平江府。公之爲計議也。與端明殿學士胡邦衡爲僚。邦衡上書論和議。詆執政爲可斬。公謂之宜婉也。後邦衡謫嶺外。用事者罪公。嘗預其纂。而不以言。遂罷廣德矣。至是。王晌守平江。議多不侔。而晌移建康。公適攝府事。有小人之甚者干公以

私而不得逞。會公友壻常中丞子正沒于鄰邑。遂相與譖公。曾與郡守周三畏持官錢二千緡致賻。且父子共爲祭文。有指執政語。實皆無也。併以邦衡之事爲證。秦丞相大怒。詆御史劾奏公。遂削籍。投汀州。且下部使者究其事。逮繫甚衆。勢焰熏灼。榜掠皆誣服。公之子玭亦停官。蓋人人知其寃。在汀六年。踐蹈不敢喘息。而公買地種竹。葺茅茨其閒。父子相對讀書。將終身焉。繼徙徽州。怒者亦死。太上皇帝更庶政。凡流竄非其罪。悉俾自便。公父子始得生還。仍復故官。方上朝謁。太上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遠竄者耶。衆謂公且進拔。而政路又有不能知公者。止除通判建康府。然盡還罪籍年月。凡一歲四遷其位。恬不見喜慍。居官暇日。則與佳賓客走郊野。訪尋六朝舊跡。萃集爲圖。以正昔人傳述謬誤。閱再歲。始得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嘯亂。部使者多論守將失撫馭。公曰。守固有罪矣。軍士可不懲乎。乃手書數十移督視府。乃廟堂卒用公策。遣裨將市馬。道清湘。捕首惡誅之。一路以寧。代還。復主崇道觀。吏部尚書汪聖錫輩薦公。宰輔謂老成恬退可用。有詔赴行在。而公以耄疾力辭。丐閒。朝廷特許以再任。始築室會稽城西鏡湖之上。賦詩見志。超然有晉士之風。乾道八年。歎曰。吾不復苟祿矣。即以右奉直大夫致其仕。時已賜服三品。爵爲丹徒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玭通朝籍。以郊祀恩。進封朝議大夫。淳熙二年。以慶壽恩。遷中散大夫。四年八月幾日。將啓手足。與醫者語相酬酢。晏然而逝。享年八十。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陶山之原。初娶歐陽氏。朝請大夫恕之女。公之舅子也。再娶方氏。朝請郎元修女。先公二年卒。男三人。長玭也。今爲承議郎。新通判明州。璉。早世。琢。某官。女四人。長適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呂正己。次

適迪功郎舒康老。次適某官某人。孫男七人。渭。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溱。將仕郎。溫、汭、洞、濂、湜、尙幼。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徐邦傑。次在室。公爲人溫厚樂易。介然有守。篤于信行。少事母孝。遭寇亂。與兄親負其輿而奔。呂安老之引公自助也。待公甚巽。至相約同歸田里。安老不幸歿于事。公遂以女歸其子。爲小官。盡職不苟。華亭增鹽課至百萬餘斤。在邸院値疆埸多事。書奏旁午。詔令不可稽。率未有條。公以法律定爲程度。至今用焉。持節湖湘。大抵抑豪彊。惠貧弱。民至越境送之。戀戀不忍去。其爲詩文甚工。韓子蒼、汪彥章皆稱以爲不下古人。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聞見殫洽。議論有據依。自其家傳。士大夫多從之質問故實。及將召歸。議者謂宜在優閒文史之選。非必勞其筋力之務也。而竟不少見。嗚呼。可勝惜哉。始吾友蘇季眞欲誌公墓。而自以病弱不能致思。屢以屬予。未之諾也。今季眞亦下世。而公之二子又以爲請。近念季眞之言。與夫家世之契。而頃歲尙及與公周旋。悉其始終。抑又何辭。銘曰。

世之大患。君子信讒。譬彼燒城。孰捄其炎。嗟譖人者。豺虎弗食。擠之下石。亦盡其力。墜而不殞。是爲有天。人諒其寃。天與其賢。顯顯魏公。天下中庸。疇克似之。以亢其宗。魏公不亡。有令孫子。一罹于讒。不起于什。旣詘而信。茲病以老。上聖憫焉。其用不蚤。文而蔚然。行而粹然。黃髮之詢。奚又舍旃。稽山之陰。銘以詔世。植此百年。善哉後裔。

右朝奉大夫致仕曾公墓誌銘

乾道九年二月甲申。右朝奉大夫曾公葬于池州貴池縣崇賢鄉長樂山之原。問其享年。則八十有四也。

間其子若孫。則二子嘗爲郡守縣令。年皆過五十。蒲伏哀號在道。有孫俱出仕。孫又有子矣。遠近來觀。相與歎息曰。斯非積善植德之報歟。是何乘考之隆。而子孫之滋也。始公之子穜。得郡于龍城。奉公以就養。人見公褒衣長身。視聽不衰。而弈棋飲酒。超然有自得之樂。蓋莫不榮之。今其亡也。子孫盈前。家道日昌。考其平生。無一可憾。又莫不哀之。古之所謂高朗令終者哉。其二子來請銘。因敘之曰。惟曾氏出于有夏。自莒遷魯。爲魯著姓。漢都鄉侯樂、四世孫據。避新室之難。徙江淮間。唐末家于泉之晉江。國朝有諱穆。仕至殿中丞者。公高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會。以文學取高第。仕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者。公曾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諱公望。仕至虞部郎中者。公祖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孝蘊。以才業事徽宗。爲江淮發運使。入戶部爲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曾祖妣吳氏、黃氏。贈太夫人。于吳楚二國。祖妣朱氏、戴氏。贈夫人。于廣陵、普甯二郡。妣謝氏。贈夫人。于秦國。母王氏。贈太宜人。公諱浩。字德充。少以父恩補承務郎。調成德軍倉草場。持太宜人心喪。再調池州永豐監。丁秦國憂。方侍疾。不解衣頮面者踰月。及居喪。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少師公撫之曰。爾能若此。其知忠以事君矣。服除。兩授官。既以省罷。凡十年。乃歎曰。人子事親職也。今事親日少矣。安能捨所事以從外物。遂不忍去少師公左右。居久之。制置司辟爲蘇州司錄事。少師除帥杭州。卽以親嫌丐罷。朝廷命爲兩浙提舉鹽香司幹當公事。未踰月。少師公薨。時四方俶擾。公扶柩居池州。葬于黃龍磯下。因遁跡九華山。無復宦遊意。劉洪道守池。辟公青陽縣丞。公以有田在焉。爲請宣諭使過邑。民遮道詣使者留公。公不顧。竟去。張丞相開

都督府。范濛知岳州。以丞相意辟公岳陽軍節度判官。濛怒其酒官。詆公文致其罪。公輒直之。嘗俾公出按屬縣令。誡曰。毋徇顏情也。已乃無一事可治。吏輩怨甚。公正色曰。令有罪。庇之是顏情。令也。無罪入之。是顏情守也。二者俱不可。濛不能奪。人皆服公長者。又嘗遣公白事督府。丞相問招復歸業人。公具以告。丞相愕曰。君非岳陽辟客乎。所言與郡文書弗合何也。公曰。郡之言文也。某之言實也。敢便文而掩實。丞相異之。曰。君忠信人也。宜留此別任事。公又謝曰。爲人將事而不報。何爲忠。託名而留。何爲信。丞相不能强也。濛既去。後太守至。欲大新郡治。公力諫之。守怒。命公無得預。公曰。吾甯得罪太守。無得罪百姓。既而部使者以是劾守擾民。削秩罷郡。而相率薦公以循吏。万俟丞相時任提點刑獄。故其爲中執法也。又薦公可用。荆南帥欲掊羨餘。檄公走諸郡。且云。事已當辟爲辰州。公按籍無他取。曰。吾其可以利誘乎。居岳四年。始授饒州樂平縣丞。以太母霈恩。賜五品服。知宣州涇縣。女魔周號三娘兵者。帥府既招而戮之矣。守挾勢諭縣。欲掠爲己功。公第以實報。守恚甚。委同判按視。而守用是進職。因任公曰。吾將及矣。遂引疾去。知建康府江甯縣。時相鄉閭也。相家歲有逋賦。公督之無所憚。秦少保告歸謁墓。所過振動。州縣以應辦爲奇貨。而墓在邑下。掌留餘者。謂公甚費毋惜。公計之。當錢五十萬。無一合支者。僚吏爭進曰。常平係省錢。皆可貨爾。公曰。常平係省官錢也。以官錢媚人。吾首可斷。此不可爲。然吾不欲異他邑。卽倒篋中。得白金二百星。付之。少保聞。亦戒其下曰。江寧老令。廉有餘。勿擾之也。通判鄂州。遇登極赦。守未交印。公實攝郡。當以一子進表受賞。而守既視事。亟遣其子行。或勸公自列。公笑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以誣受服。

凡經歲。禮部驗其月日報公。而後從之。覃恩。賜服三品。主管台州崇道觀。隨其子官廣右。再請祠祿。遂致王事。還次鄂州。以小疾而逝。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公幼沖淡簡靜。寡言笑。學欲窮理盡性。不切切于利祿。方大觀政和間。權門盛闢。或勸其進取者。公叱曰。大丈夫當守正以厲俗。何至泛泛若隨風萍哉。蓋少年自立如此。性嫉惡。不喜傾邪側媚事。聞人語及若負芒刺。故其仕也。能抗上官。拒貴要。進退視禮義。不爲身謀。然亦以是不得顯用于世。而臨兩邑。通守一郡。皆有惠政。其喪之在鄂也。鄂人相率奠哭。有涕下不止者。其去官十餘年矣。始楚公仲子宣靖公。以盛德相仁宗。勳在廟社。族緒既廣。至少師。治家尤號有法。離亂來。故家典型殆盡。後生輩日入澆薄。公獨守其法。嚴甚。聚族數百。指飲食起居。悉有故常。內外之言。無敢出入。肅如也。嘗曰。田園可廢。家法不可廢。日用可無。家法不可無也。嗚呼。使公得用于世。以其治家者推之。效亦可知矣。娶王氏。先四十年卒。繼室應氏。先二十年卒。公之葬也。開壙得古鼎。鄉人異焉。二子。穜、右朝散大夫前知柳州軍州事。次耒、右迪功郎前昭州平樂縣令。三女。長適進士章覽。次適右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陵縣張造。孫男三。蒙、右從事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常、右迪功郎潯州平南縣主簿。晏、將仕郎。曾孫男一。綰。女二。臨終告其子曰。吾嘗爲恢復要略五千言。未上也。他日可陳爲我陳之。其子類其所爲文得十卷。藏于家。銘曰。

古者世祿。得人于門。其緒孔蕃。其德有源。是以典型。百祀弗墜。于邦有光。于家克類。惟宋氏族。溫陵之曾。如晳如參。父賢子承。有勳有庸。曰相曰輔。梗柟豫章。駢出其圃。嗟嗟大夫。不爲利回。嶷然之姿。挺然之材。

彊直自遂。靡炫于世。疇能舉之。用則不器。公雖好剛。其政則和。劃邑佐州。民以詠歌。內齊于家。猶治于府。曰愉匪嘻。曰威匪怒。卽此有法。寧食無田。移孝而忠。子孫其傳。位不吾崇。天則吾壽。樂哉斯山。式裕厥後。

劉令君墓誌銘

令君諱允恭。字邦禮。姓劉氏。其先自唐司徒晏、轉漕江淮。子孫散處淮南。其可見者。八世祖陶。與其兄隨居光州。避地至閩。王氏以其鄉鄰。得之甚喜。命陶爲祕書監。隨爲閤門祇候。二人辭不就。福淸縣東南有塘。面鍾山。愛之家焉。兄弟居塘東西。王忠懿曰。公等無故鄉念乎。取漢新豐義名其里爲新豐。陶生可權。可權生倜。仕至千牛衞長史。倜生文杲。中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終登州司戶參軍。文杲生日新。日新生謙。謙生岫。岫生元善。卽令君之考也。累世以治生自力。雄于鄉族。君少知學問。而精毛氏詩。凡注疏與本義。誦之如流。終身不忘。賦性方直。氣象深厚。後生輩爲不義事。必詰之。厲然見于顏面。以是鄉之士大夫推爲長者。紹興中。軍旅未給。朝廷募官。以貲爲官。張魏公鎭福州。得初等文秩。分勸豪戶。衆未有應者。君獨笑曰。是將助國家爾。何以官爲。首輸而拜命。惠州林使君仲堪。素與君善。因曰。邦禮之才。宜爲縣者也。請以爲河源縣令。已而亦謝之曰。老矣。安能舍己稼而耘他人田乎。先是君築室塘東。大治其塘。廣袤數百尺。且曰。吾祖之所以居也。敢不敬愛。旁蒔花木。刻石表橫塘。因自號橫塘翁。植桂百株。以爲桂堂。儲書數千卷。招致名士。俾其子弟學。曰。後世宜有興乎。一時賢公卿之在邑者。相與造焉。君必爲擊鮮釃酒。杖屨塘上。談笑竟日。若樞密黃公、尙書郎夏之文、及林惠州數公。皆有詩什往來。見于傳誦中。于是橫塘之

佳名勝概甲于一方塘之隅有南谷僧舍久廢不治君捐其餘力徹而新之遂爲里人香火祈禳之所有爭訟者或詣君求決君則爲之陳道理曲直法令可不可往往羞縮遜謝以去平生長于心計而尤好陰陽歷算之書山川面勢之說占時日候豐凶悉造其妙好事者請問焉酬酢不倦方經界法行閩地最遠莫知其要君能度地形方圓曲直爲步畝之則纖悉備盡人皆用以爲準縣陂自唐天寶間壅流灌田凡數萬畝歲久溝湖爲豪右所侵遇旱乾民挺刃爭水訟不絕縣宰屬君治之著規立籍衆咸以爲利溪舊有石梁南直縣門其不盡者爲堤返遏水勢爲暴至漲溢通衢君毀堤而益橋疏爲十道糜錢千餘萬逾年始就縣市至今無水患衆謂二役非君不能成也君既瀦塘水大蓄魚鼈其中遇水潦則泄而縱之所居山林茂甚禽鹿藏集弋獵者不使道其下嘗曰吾無以惠于物特以好生遺子孫爾仲弟早世爲婚嫁其猶子且營其猶子之居甚備亦新其二子之舍相視如一君乃致家事獨與賓客晏遊自適耳目聰明步武如馳克享上壽其五福之萃者耶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三男曰剛曰則女四人長適封川縣令林師孔次適將仕郎林丙次適融州司法參軍高演次適進士林翼之孫男七人遂之適之永之速之進之皆業進士餘尚幼始君喪其二親縞衣徒行營葬甚久而後得地因嘆曰吾死毋以此累子孫乃自兆其穴于仁壽里羅漢山之原而君之室李氏先二十二年卒葬焉至是將以十二月甲申合祔而剛與則來請銘蓋君之從女實歸于某而辱與君周旋于橫塘之上既三十載不復見矣其可以辭銘曰

梗楠其材玉其德。時乎無位仕罔職。畜之斯宏用之力。施于治生厚乃殖。疏其流泉瀹其洫。林皐之欣有餘適。曰壽而富天所錫。年希期頤十且七。門容高車路長戟。詒其後昆福之積。生居死藏躬自澤。鄉閭勿忘此其識。